

社會進化之鐵則 (下)

著 薩 可 夫 斯 基
譯 唐 仁

馬克思學體系第二分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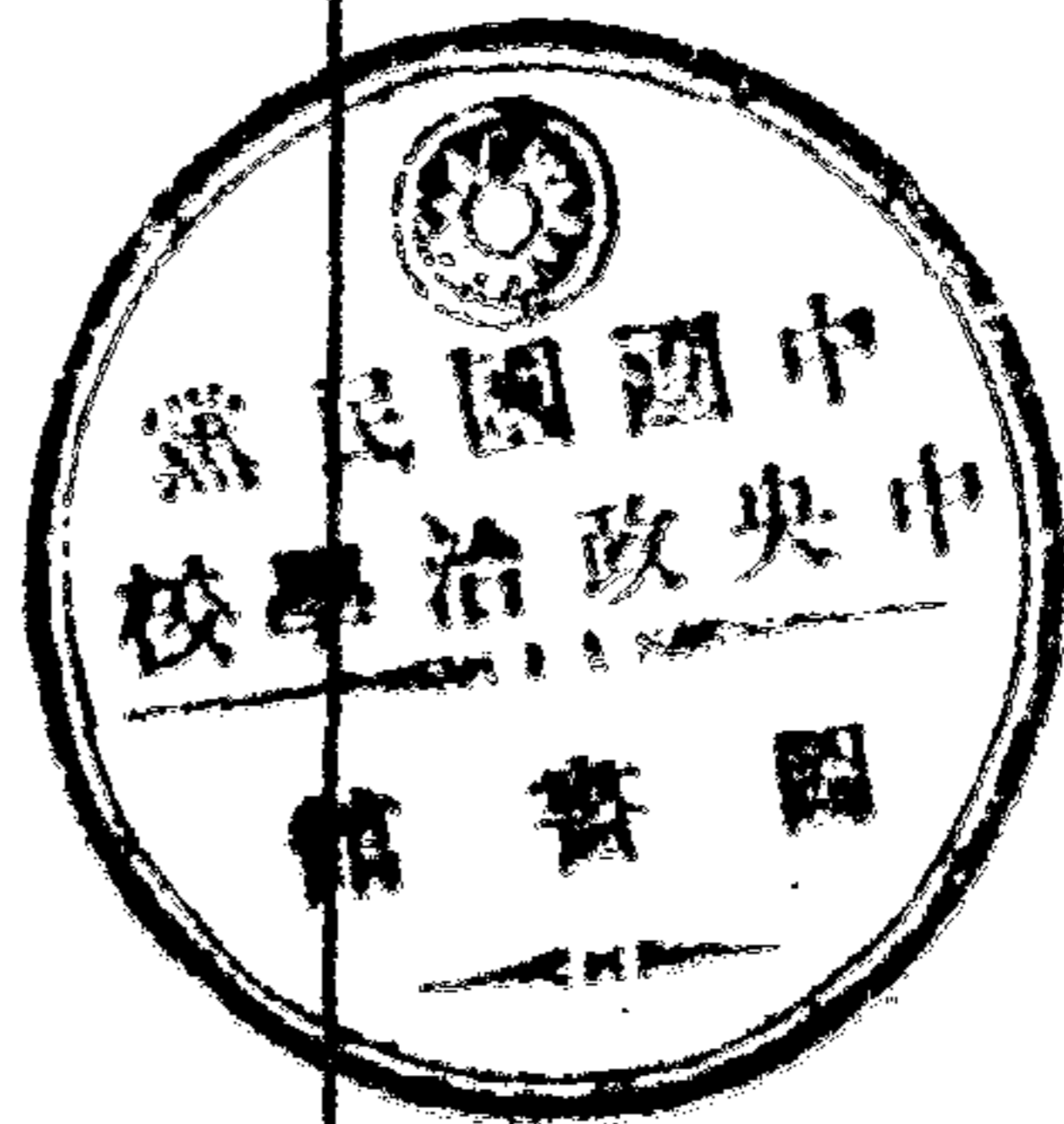


平凡書局版

薩可夫斯基編
唐仁譯

馬克思學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上海平凡書局出版

馬克思學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 目次 ——

(一) 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生產集中與獨占

銀行與獨占的任務

資本的金融資本化

殖民政策的方法

殖民地的勞動問題

對於農民經濟的鬥爭

世界的分割

馬克思學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目次

帝國主義的觀念

保護關稅

軍國主義及其機能

金融資本之史的傾向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

(三) 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

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和他們的學派

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鬥爭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譯

二 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生產集中與獨占

工業的異常發達，和大企業的生產集中的急進，成爲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近代的工業統計，在這種過程中給我們一種完全的正確的說明。

例如：在德國，各千工業中，雇用辦事員五十人以上之經營，一八八二年爲三個；一八九五年爲五個；一九〇七年爲九個。一八八二年一百勞動內有二二人屬於辦事員；一八九五年是三〇人；一九〇七年是三七人。生產集中比手工勞動集中更爲緊張，這是因爲大企業的生產力較大發展底緣故。只要看蒸氣機與電氣發動機底使用數自就可證明。假使觀察廣義的德國的工業——就是包括商業及交通機關等等——底內容如何，那可得下面數字。

德國的大企業

馬克思學體系 第二分册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總數	勞動者 (單位百萬)	馬力 (單位百萬馬力)	電力 (單位百萬瓦德)
全企業	三·二六五·六二五	一四·四	八·八	一·五
內大企業	三〇·五八八	五·七	六·六	一·二
其百分率	九	三九·七	七五	八〇

佔德國的工業百分之一以下底企業，使用蒸氣力與電力佔總數底四分之一以上。雇用勞動五人以上底小企業二百十九萬七千(即佔總數百分之九十一)，所使用蒸氣力與電力僅佔總數百分之七。數千大經營佔領一切，數百萬小經營一無所有。

一九〇七年德國有五百八十六企業雇用勞動在百人以上，約佔德國的手工勞動總數十分之一(二百二十八萬人)，所使用發動機幾佔總數三分之一(三二%)

金融資本與銀行——這在後面還要敘述——變成了壓倒一切底少數巨大經營的優越勢力。切實地說，幾百萬中小有產者及一部分大有產者已經完全隸屬於幾百豪富財閥之下了。

在近代資本主義底另一個先進國家——美國，生產集中底發展，依舊是異常迅速。關於

美國的工業狹義的——統計，其企業是依照每年生產額底大小來分類的。

美國的大企業

	總數	勞働者 (單位百萬)	每年生產額 (單位十億元)
一九〇四	全企業 二一六·一八〇 大企業 一·九〇〇 所占百分 〇·九%	五五〇 一四〇 二五·六%	一四八 五六 三八·%
一九〇九	全企業 二六八·四九一 大企業 三·〇六〇 所占百分 一·一%	六六一 二〇〇 三〇·五%	二〇七 九〇 四三·八%

美國一切企業的生產總額底半數，操於這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大企業的手中。而且，其中三千大企業中還包括着二百五十八產業部門。這裏可以看出，生產集中發展到了某一階段，則幾近於獨占的了。因為幾十企業能易於締結協定，同時，他方面從企業的大規模中又明確地發生了競爭的困難與獨占的傾向。自由競爭轉變為獨占，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重

要——倘或不是唯一重要的話——現象之一。

五十年前，正當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時，一般的經濟學家都視自由貿易為一個自然法則。御用的經濟學家且企圖將馬克思的著作——用理論的與歷史的來分析資本主義，說明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生產集中發展到某一階段即變為獨占——默殺而去。時至今日，獨占已成爲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了。一般經濟學家都極力描寫獨占的種種現象，却依然繼續異口同聲地宣言『馬克思主義已被駁倒』。但是，事實似鐵般的——如英國的格言所說，不論人們底好惡，終歸是要承認的。事實表示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差異——例加關於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僅是獨占的形式或發生的時日之不同而已。至於獨占底生產——生產集中底結果——已成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的基本法則了。就歐洲而論，當新資本主義明確地建造起來而代替了舊資本主義底時候，就是二十世紀底開始。

競爭成爲獨占，其結果，是生產底社會之偉大的過程；就中尤其是技術發明與技術改良也社會化了。

企業家間舊式的自由競爭已斂跡了，他們都分散開去而沒有互相接觸，都爲着不能測知

底市場狀況而從事生產。集中達到了這步田地，則已有將一切原料資源（如一國甚至數國或全世界的礦物產出地）開列一個大體的目錄出來之可能。不僅如是且將巨大的壟斷同盟所掠奪的原料資源也開列目錄；托辣斯依照協定所分配了的市場底大體的目錄也能開列出來。因之，熟練勞動也獨占化了，優良的技師都被僱用起來，交通機關——美國的鐵道，歐洲與美洲的輪船公司——也被獨占。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中——已達到生產完全社會化底發軔點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或種程度時即導引資本家——不問他們願意與否——走進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從完全的自由競爭向生產完全社會化底過渡——中去。生產雖是社會化了，然而所有權依然是私有的；社會的生產手段依然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一般自由競爭的形式仍然存在，而獨占者對於大多數人民底壓迫，更加兇猛百倍，更加難堪百倍。（帝國主義論）

銀行與獨占的任務

獨占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近階段」之最近意義。假使我們不考論銀行所演的任務，則我

們對於近代獨占的確實權力和任務將僅有一種不充分的不完全的無價值的見解而已。

銀行底最初的基本的機能，是負責支付底媒介，所以銀行是將不活動資本轉化為活動的資本，即是轉化為產生利潤底資本；而且銀行還積集種種貨幣收入，以供資本家之使用。

銀行制度底發展，且集中而成為少數銀行，隨着而從負責媒介底任務轉化造出了有權力的獨占，支配着所有資本及一切資本家（與小企業者）；而且同樣支配着一國或數國底大部分生產手段與原料資源。從多數小煤機關向少數獨占者的手中轉移，構成了從資本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之根本的要素。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以下須要開始詳論。

在一九〇七年——〇八年，各握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底德國私立銀行（股份公司）的存款總額為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一九一二——一三年其總額為九·八〇〇·〇〇〇馬克。這樣在五年間恰增加百分之四十，若再進一步計算，則所增二·八〇〇·〇〇〇馬克是分配於五十七個握有資本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之間。德國的大銀行與小銀行間底存款分配如下：

存款總額之百分率

	柏林	資本在千萬	資本在百萬至	資本在百萬
	九大	馬克以上之	千萬馬克之百	馬克以下之
	銀行	四十八銀行	十五銀行	小銀行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四七%	三二·五%	一六·五%	四%
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	四九%	三六%	一二%	三%

大銀行兼併小銀行，而集中於九大銀行手中的存款幾達存款總額之半數。這裏不欲詳細敘述多數小銀行變成大銀行的支店等等，這些俟以後再說。

一九一三年末，叔爾測(Schuler-Gerhardt)計算柏林九大銀行的存款，佔存款總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內之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著者不但計算存款，而且涉及銀行的資本，他說：「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大銀行與其從屬的銀行擁有資本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即佔德國所有銀行的資本總額八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與其所管轄的銀行擁有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與魯士省鐵道金庫(Prussian State Railways)爲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同時又爲頂分散的資本底集積。

我們要特別側着從屬(『Lackner 等』)的諸銀行，因爲這是關係近代資本集中底最重要特徵之一。大企業——尤其是銀行——不但兼併小企業，而且使小企業附屬於他們。大企業用資本底參與，股票底收買或交換及信用底操縱，把小企業拉入了他們的集團或他們的公司(專門的用語)中去。李夫曼教授曾努力於這方面之研究，幾用五百頁巨著描寫近代股份公司(金融『參與』，然不幸他無價值的理論的觀察列入他的著作中。這種參與制度，在資本集中的觀點上，究竟達到如何結果，在金融專家里遜(Rieser)關於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上，可得到完備的解答。在未詳細考究這著作以前，先舉出『參與』(Participation)制度之實例。

德意志銀行團是銀行團中最重要的一——倘或不是唯一重要的——之一。爲着要觀察結合於德意志銀行團中諸銀行之重要關聯，不得不分別參與爲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或可以說分別從屬關係(小銀行附屬於德意志銀行)爲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下面是所得的數目：

「德意志銀行」參與其他諸銀行之狀況：

	1,	2,	3,	4,
	固定的	無期限的	暫時的	總數
第一次：參與十七銀行	參與五銀行	參與八銀行	參與三十四銀行	
第二次：其中九銀行參與		其中五銀行參與	其中十四銀行參與	
與三十四銀行		與十四銀行	與四十八銀行	
第三次：其中四銀行參與		其中二銀行	其中六銀行	
與七銀行		參與二銀行	參與九銀行	

在第一次的從屬關係之八銀行中，還包含着三個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地利的銀行，另兩個是俄羅斯的銀行。整個德意志銀行團，直接的或間接的，全體的或部分的，包括八十七附屬銀行，其資本總額——自己的或其他銀行的——達二十億馬克至三十億馬克之間。

這一銀行團的一個頂大銀行，與五六個略比牠小的銀行，協同經營，以進行巨大的厚利企業，如担保政府借款等等。這種銀行，不單為媒介業務，而已是少數獨占者的聯盟，是很

明顯的。

下面用簡單的形式引用里遜(Biossot)的數字，可以表示德國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葉，銀行底迅速集中之如何程度。

德國六大銀行的附屬銀行數目

年 度	國內支店	國內儲蓄銀行及交易所	參與其他銀行	總 數
一八九五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	二二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一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這裏可以看出金融的密網，迅速地擴張起來而籠罩了全國，集中一切資本及貨幣收入，轉化數百分散的經濟企業為唯一的全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而且以後是轉化而成國際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在前節引用過的叔爾測加味餒刺的著作中（這一位著者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代表者），所論地方分散是指許多企業——這些企業從前是獨立的，正確地說，限於地方的重要性——的唯一中心的從屬。故實際上，亦有集中，而且亦是獨占的權力和重要性之增

大。

在較古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的密網依然是完善地織成。在英國（包括愛爾蘭），一九一〇年，銀行總數為七一五一。四個大銀行各有支店四〇〇〇以上（從四四七至六八九），另外四個銀行有支店二〇〇〇以上，其他十一個銀行有支店一〇〇〇以上。

在法國，三個最重要銀行（利奧內信託公司 *Credit Lyonnais* 國立貼現銀行 *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普通公司 *Societe Generale*）擴張業務及支店密網，約如下面的情形：

年 度	支店及辦事處數目			資 本	存 款
	1 巴黎	11 各省	總 數		
一八七〇	一七	四七	六四	二〇〇	四二七
一八九〇	六六	一九二	二五八	三六五	一・二四五
一九〇九	一九六	一・〇三三	一・二二九	八八七	四・三六三

里遜爲着要表示一個近代大銀行的業務關係，於是開列了關於銀行的信件之收受分發數目。貼現公司狄斯康多公司(Disconto Gesellschaft)——在德國及世界上最大銀行，一九一四年其資本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書札往來情形，可用下面數目來表示：

收受書札

分發書札

一八五二年

六・一三五

六・二九二

一八七〇年

八五・八〇〇

八七・五一三

一九〇〇年

五三三・一〇二

六二六・〇四三

一八七五年利奧內信託公司在巴黎有流水賬二八・五三五項。一九一二年增至六三三・五三九項。

這些數目，將資本集中與業務擴張之根本變更了銀行的主要意義表示出來，較詳細地解說更覺明晰，現在，分散了的個人資本家已變成了一個集合的資本家經濟單位。關於資本家的流水賬之往來，銀行似乎只盡了技術上的機能；但當這些業務擴張時，結果是全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工商業盡落於少數獨占者的支配中。這少數獨占者利用銀行關係及熟識流水賬項和

金融業務之狀況，先能正確地計核孤立的資本家的金融狀況，而後用縮小信用或擴大信用而統制着孤立的資本家——最後，決定孤立的資本家底命運，決定他們的資本應該怎樣；他們的資本，可任其隨意增減。……

再說一遍吧，銀行發展底最後的意義，就是獨占。

就銀行與工業間底密切關係而論，就能明確地估量銀行的新任務。假定一個銀行與一個工業企業交易期票，開列一項流水賬目等等；從個個地觀察，這些業務對於企業的獨立性斷不至於損害，銀行也不過負了媒介的任務而已。但是，當這些業務成爲複雜而繼續下去，當銀行將大量資本聚集於自己手中，當同企業來往流水賬更使銀行——這是實際上要發生的——正確地探悉顧客的經濟狀況，這樣，其結果只是工業資本更加完全直接依附於銀行罷了。

同時，銀行與巨大工商企業間底人的密切結合，亦同這過程相並發展，憑藉股份底獲得，憑藉銀行董事之參加工商企業的理事會，且在互相更迭更使銀行與工商企業銜合一起了。

德國經濟學家耶第爾斯(Reidels)關於這種形態之資本集中與企業集中，曾輯集了完整的

數目。柏林六大銀行由董事代表參加三四四公司中，由經理代表參加四〇七其他公司中。合計起來，六大銀行監督着七五一公司。就中二八九公司的董事會中有銀行代表二人，有時且佔董事會會長。在這許多工商業公司中，其不同的重要經營是保險，運輸，酒館，劇場，美術生產等等。在另一方面，一九〇〇年有五十大工業家參加六大銀行的董事會，就中有屬於克虜拍 (Krupp) 公司及漢美郵船公司 (Hamburg Amerika Line) 之董事。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六大銀行各都「參與」數百（正確數目是二八〇—四一九之間）公司之發行股票業務。

銀行與工業間底密切結合，由於兩者同政府間底密切結合更加完成起來。耶第爾斯說：「理事會中的位置任意供獻與可靠的人，尤其是知名之士，因他們能盡量去同權力機關勾通（一）關係。……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員之參加銀行的董事會，亦是常見的事。」

如上所說，大資本壟斷底成立和發展，藉「自然的」與「超自然的」手段，以全力向前進展。其結果，在數百金融大王——這些金融大王統治着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間，產生了完備的組織的分工。（帝國主義論）

資本的金融資本化

資本家的產業的發達，促進銀行集中。集中了的銀行，是把產業提高至採取加爾貼及托辣斯形態的資本主義的集中之最高形態的一個主動力。於是我們不能再進一步來研究的，就是這樣生出來的加爾貼和托辣斯，對於銀行自身的組織和職能上有什麼反作用？而資本主義的諸企業之間，常有依存關係，究竟誰依存誰呢？這是依着資本力的大小而決定的。所以，巨大的企業結合一經成立，諸銀行便有受其支配之虞，銀行在這種刺激底下，自己也依着結合，期成爲更大的資本力。這樣的銀行助長加爾貼的成立，同時加爾貼也促進了銀行的完成。例如多數有力的銀行對於製鐵業的結合問題發生關係，甚至不惜違反當事者的意思。合力以促其成立。但是，他方產業企業家自己成立了的協定的結果，以前相互競爭着的二個以上的銀行之間，發生同通的利害，所以牠們也會在同一的交易範圍採取共同的行動。

由同樣的事情，產業上的結合，也會擴大一個銀行的交易範圍。例如，以前以原料生產的企業爲顧客的銀行，因企業聯合的成立，其交易也可擴張及於加工工業。但是，加爾貼的

成立必須有大銀行的存在。即是需要一個銀行能對於加爾貼所支配的全企業範圍給與巨額的支付信用及資本信用。

但是同時，處分投下的資本的權能愈益握在銀行手裏。我們既經知道：銀行所蒐集而管理的貨幣資本有二個來源：其一部是『非生產的』的諸階級所供給，他一部是『生產的』的階級即產業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所供給。換句話說，就是委給銀行去處分的資本，隨着信用的發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的一切豫備的資本，並且包含着屬於他們以外的諸階級的貨幣的大部分。所以今日的生產，是以比產業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全額更爲多額的資本經營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非資本家的階級委託銀行經由銀行而投下於產業的貨幣額，愈益增大。這樣的產業企業依存於銀行企業的程度，就比例於銀行資本的力的增大而強大起來。但是——一方，銀行要吸收『非生產的』的階級的貨幣，必須能夠對他支付利息。在自己所蒐集而處分的貨幣資本不是那麼巨額的時候，把牠運轉於投機信用和流通信用，便能夠支付相當的存款利息。然在一方，這貨幣的全額異常增加，他方，隨着那種信用的重要減少，銀行便痛感着有把牠轉化爲產業資本的必要，如果德國的銀行不能不斷地擴張這種產業信用，們牠早就會窮於存

款利用的方法，存款利息就會更加低跌了。其在英國，在或種程度也是實在情形。在存款銀行專行給與流通信用的英國，存款的利息最爲低微。所以存款也有因存款者親行購買股票，不斷地離開銀行而向着產業的投資域流去的傾向。在德國的存款銀行和產業企業所協力同做的事，在英國是由存款者——公衆——自身去做。但對於公衆是同一結果，無論那樣，發起利得是不會到他們手裏的。單就產業企業來說，牠在英國對於銀行的依存，不若德國那麼甚。

產業企業所以變成依存於銀行的原故，是由於變化的所有關係的出現。投於產業的資本的大部分，現在是不屬於運轉着牠的產業資本家所有。他只有經着銀行纔能獲得利用牠的權利，銀行對於他代表着全所有者。加之，銀行又愈益將其自身的資本的大部分固定於產業。銀行這樣一來，就在益大的範圍成爲事實上的產業資本家，喜魯華鎮格（*Hilberding*）叫這種銀行資本即事實上變形爲產業資本的貨幣資本做金融資本（*Finanzkapital*）。所以，金融資本對於其所有者常爲貨幣態的資本。其所有者常把牠以貨幣態資本即取得利息資本的形態存放於銀行，並可常以貨幣形態收轉來的。實際上，這樣存放於銀行的資本的大部分，常變形爲

產業資本，生產用資本——生產手段及勞動力——而固定於生產過程之中。所以，在產業作用着的資本的大部分，是金融資本，是產業家所使用，銀行握有處分權的資本。

金融資本，隨着股份公司的發達而發達，隨着產業的獨占化而達於發達的頂點。產業的收益依着獨占化更爲確實更爲安定。銀行資本所能投下於產業的圍範圍此而增大。但銀行資本的處分權握於銀行，對於銀行的支配權在於銀行股份的過半數的所有者。隨着所有集中的進展，這種在銀行握有勢力的擬制資本的所有者和在產業上握有勢力的擬制資本的所有者，愈益成爲同一個人，是勢所當然的事。而這種狀態所包含的意義，我們一經想到全擬制資本的處分權握在少數巨大銀行的手裏，便益發明白。雖則產業對於銀行資本是陷於從屬的地位。這決不是說大產業資本家從屬於大銀行資本家。所以，資本於其最高發達階段採取金融資本形態，同時，巨大資本家即金融資本家，便以「銀行資本的支配」的形式，統一的把握着一國的資本全額的處分權。不待說由個人關係的結合，在這裏也演着重大的任務。

金融資本，隨着加爾貼化托辣斯化，達於其勢力的頂點。一方商業資本的勢力最爲衰微，資本主義的周期完結了。在發達的初期，作爲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的貨幣資本，無論在

資本的蓄積，抑在手工的生產之資本家的生產化，都扮演過顯著的脚色。但是漸次「生產的資本家——造出利潤的資本家——即商業資本家及產業資本家，得着勢力，終於爲生出利息的資本家所替代。已經依存於產業資本的貸金資本，當其爲貨幣處理資本則營着一種貨幣職能，當其爲銀行資本則媒介着生產者間的信用交易。但是，不久，資本的動員和信用的不斷的膨脹，次第變更貨幣資本家的位置和職能，使銀行的勢力增大。現在銀行成爲產業的創立者，發起者，一轉瞬間成爲產業的支配者。這樣的恰如從前前的貸金者以利息的形式奪去民衆的勞動收益及地主的地租一樣，現在這種貨幣資本，成爲金融資本而奪取產業的利潤。如果用黑格爾一流的說法，這便是「否定的否定」。銀行資本曾經是貸金資本的否定，現在其自身爲金融資本所否定。金融資本，是貸金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而於這至高無上的經濟的發達階段，占取社會的全生產的果實。（希爾費丁：金蝸資本論）

殖民政策的方法

從歷史的見地來說，資本主義是在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中產生和發達的。在西歐各國

，資本主義最初是被產生資本主義的封建的環境（鄉村中的莊園經濟，都市中的基爾特手工業）所圍繞的，其後——脫却封建制度後，則被農村手工業的環境，以及農業和工業中之單純的商品生產所圍繞的。此外，圍繞歐洲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持有非歐洲文化的之文化的廣大地域。這是從那追逐水草之獵人的最原始的共產主義羣及食糧探索者，以至農業的商品生產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底發展階段上可以表現出來的。資本蓄積的過程，在此環境中進行着。

這裏，我們可區別為三個階段：資本和自然經濟的鬥爭；資本和商品經濟的鬥爭；以及資本得有蓄積條件，在世界舞台上自由競爭。

資本主義爲了牠的存立和發展，必要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的。然而，這種形態，並不是每個都有作用的。資本主義對於：剩餘價值的販賣市場，生產手段的雇客，以及爲工銀制度的勞動力的貯藏所之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層是必要的。資本僅以自然經濟的生產形態，決不能達到牠的一切目的的。在一切自然經濟的形態中——在那持有土地共有財產之原始的農民共同體中，以及在封建的賦役關係和牠相類的關係中——爲了自己的需要而生產是經濟的核

心；對於他人的商品是毫無需要，或是很少需要；而且自己也不產生過剩的生產物，即有些過剩的生產物，也並不緊切地要想脫手的。但最重要的是一切自然經濟的生產形態，站在生產手段及勞動力之那一樣式的結合上的。共產主義的農村共同體，和封建的莊園及其他與此相類的東西相同，是站在那因為法律及習慣而成爲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土地）和勞動力的拘束之上的。於是自然經濟，於一切關係中，對於資本的要求，使對立爲硬的制限。因此，資本主義在一切場合，爲了推行前進，對於各歷史之形態的自然經濟，奴隸經濟，封建制，原始共產主義，以及對於家長的農民經濟，施行破壞戰鬥。政治的強力（革命，戰爭），由於國家的租稅壓迫，及商品的廉價，都是在這種戰鬥中，成爲並行的或相續的進行方法。對於歐洲封建制度鬥爭中的強力，是以革命的形態表現的（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結局都這個相類的），在歐洲以外的各國，對於更原始的社會形態鬥爭中，是以殖民政策的形態表現的。於此，實行了的稅制及與原始的共同體的貿易，成爲一個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和政治的強力經濟的要素相互密接地交錯着的。

資本主義和自然經濟的社會之鬥爭的「經濟的目的」，分別如次：

- 一、直接的占領生產力之最重要源泉，例如土地，原始林的野獸，礦物，寶石，鑽石，像皮，及外國栽培事業的生產物等。
- 二、使勞動力自由，爲了資本而強制勞動。
- 三、導入商品經濟。
- 四、農業從手工業中分離出來。

原始的蓄積，即從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至歐洲資本主義之最初的歷史中，英國和大陸的農民放逐是爲了大量地把生產手段和勞動力轉化於資本的最大規模的手段。然而，在今日，與此負同樣任務的是由於支配的資本，在近代殖民政策上進行的。資本主義單由商品交易以求得生產手段爲滿足的希望，是一個幻想。資本方面的困難是在許多地方，生產力不傾向商品交易，不完全賣出最重要的生產手段；這是屬於社會形態的所有。其中如；地中的礦物富源和地面上的牧場，森林，河水等的寶庫，以及持有遊牧原始民之家畜羣的土地，都是這樣。這種場合，自然經濟的形相，依靠着在內部慢慢地進行分解的過程，最先由商品交易讓渡最重要的生產手段；這個結果，在資本方面，等於完全拋棄牠的領域的生產力。由此理由

，資本主義的從殖民地諸國強奪最重要的生產手段與否，成爲他的死結問題。然而，土人的原始的社會組織，是社會最堅固的防壁，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所以資本的必需採用的主要方法：資本在進行擴張的時候，那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組織的計劃的破壞並剿滅是仍要繼續的。這裏，和最早原始的蓄積，是些少關係也沒有的。這個過程，連續至今日。一切殖民地的新擴張，自然，是由於對於土人的社會的經濟關係的資本這個執拗的戰爭及強力的掠奪他們的生產手段和他們的勞動力而進行的。使資本主義在牠的蓄積之唯一基礎上，用完全「和平的競爭」，即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中施行合法的商品交易爲限的希望，那是錯誤的。持有急速擴張力的資本的蓄積，決不能有待於勞動人口之自然的增殖，以及有待於非資本主義的形態自然地慢慢地移行到商品經濟，而滿足的。不僅在創生紀，就是在今日，資本除了歷史的過程之資本蓄積的不變方法的強力以外，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在原始的社會中，這是他的存亡問題，直到最後一人沒有了，還是生死的反抗的；鬥爭之外沒有他法。所以殖民地之不斷的軍事的占領，土人的暴動，及爲了鎮壓而出征殖民地，乃是在殖民地統治之日程上所表現的永久的現象。強力的方法是資本主義和制限他蓄積之自然經濟的組織相衝突

之直接的結果。沒有了自然經濟的組織之生產手段，勞動，和勞動力，資本主義是不能成立和推行的。然而，爲了要這樣的從自然經濟的形態奪取生產手段和勞動力，使得他成爲商品購買者，資本主義是要努力於破壞這種獨自的社會組織的。從資本的見地來講，這種方法是最最適當的方法。而且這種方法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另一方面，是增大地進行軍國主義；但這個軍國主義對於蓄積上的意義是和其他問題相關聯的，這在下面再說。資本在殖民地採用這個方法的典型的例子，是英國人在印度的政策及法國人在阿爾基林的政策。……

爲了獲得生產手段及實現剩餘價值之第二個最主要的前提條件，是在自然經濟的諸團體被破壞以後，仍要繼續的破壞，使引入於商品交易及商品經濟。一切非資本主義的層及社會，爲了資本而成爲商品的雇客，同時又不能不出賣他的生產物於資本。這是很少以「和平」和「平等」的正常交換，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和平的競爭」及「文化的影響」來開始的。例如，資本是以強力向社會的團體奪取生產手段，更以強力使勞動者爲資本主義榨取的對象；但資本却也很難以強力使他們爲自己商品的購買者，更不易強制勞動者以實現自己的剩餘價

值。證實這個假定的，好像我們所看見的交通手段（鐵道，航路，運河），乃是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的領域推擴的不可缺的前提條件。商品經濟的侵略軍很多，例如貫通原始林和切斷山脈的鐵道線，滿佈於荒野的電線，看不見的入港的大洋輪船那樣的近代交通之大規模的文化利器。雖然說這個變革是平和地推行的，但這不過外觀的吧了。東印度公司和香料國的交易關係，以及現代美國資本家和出賣毛皮的加拿加印度人間的關係，德意志商人對於非洲黑人的交易關係，差不多都在商業的旗幟之下，進行掠奪，強奪，及露骨的欺詐的。在發達落後的社會間進行「穩妥」，「愛和平」的商品交易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近代史。全部中國近代史——從一八四十年代之初起一直到最近，歐洲人爲了要強制的開放中國門戶而進行商品交易的戰爭，乃是連綿不絕的。由於傳教師所煽動而英國教徒加以迫害的，由於歐洲人的暴行，以及由於週期的戰爭之血腥殺戮——在這種戰爭中，和平的農民完全沒有防備，但終又不能不和歐洲各列強之最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戰爭技術相拮抗——於是背負過重的公債，戰爭稅，歐洲的借款，更由於歐洲人在財政上有操縱之權，中國的要塞亦被他們占領，商埠被強制的開放，鐵道建設的利權被歐洲資本家強制的讓渡過去了；這是從前世紀的四十年代初

起至中國革命的勃發爲止的時期中中國商品交易的促成者。(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殖民地的勞動問題

開發殖民地和新市場的緩急，是要看牠的容受投資的能力如何而定的。這個能力就是在上述殖民地有富足的生產物，即牠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牠的販賣是於世界市場上有保證的。一八九四年以來急速的資本主義的膨脹，引起金屬和棉花的價格騰貴，激發了那開發最重要原料的新資源之衝動。輸出資本是要求得產生這些生產物的領域的，其中尤以使鑛山業爲高度資本主義的經營爲主要。因爲這樣生產，殖民地的輸出得能過剩的增加，而給與新投資的可能性。新開國之資本主義化的步調異常急速；成爲開發的障礙物的不是當該國的資本缺乏（這種缺乏因爲有資本的輸入所以沒有了），在很多場合，乃是一種另外的事情來慢慢地妨害牠的——這就是缺乏自由勞動或工銀勞動。於是勞動者問題取了急性的形態，有以強力手段來解決的樣子了。

資本是和這個增殖的要求相矛盾的，而且經濟的克服是慢慢進行的，所以就要訴之國家

強力，來創造自由的工銀勞動者了。在初期場合，好像歐洲的對於農民，墨西哥的對於倍爾地方的美洲土人，以及現在的非洲黑人。強力的方法是屬於殖民地政策的本質，沒有了這個本質，殖民地政策便失却了牠的資本主義的意味的。而且勞動階級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的一必要不可缺的一個條件」，是構成殖民地政策的主要要素。進行殖民地政策而想不用強力的方法，恰和要除去無產者以存在資本主義同樣的是一個空想。

強制勞動有種種方法，其主要手段為收奪土着民的土地，即掠奪他們從來的生存基礎。這種土地被讓渡到征服者手中，同時，這種土地讓渡到大土地公司的傾向，比之讓渡到個別移住者的傾向，更加強烈。尤以鑛山生產物的探掘，此種傾向愈為顯明。在這種場合，由本源的蓄積方法。資本主義的財富突如集中少數大資本貴族手中，小的移住者仍是窘迫異常。由於這種方法而集中巨大財富於英屬南非的金鑛及金鑽石產地的所有者羣手中，那是我們可以想起的，又如小規模的必須要和大銀行結有最緊密的關係，好像南西非洲地方的小規模生產是集中於德意志殖民地公司之手的。這樣收奪了後，那些從土地上逐出來的土着民，便變成爲無產者，不得不成爲榨取的目的物。然而，土着民對於征服者的無厭要求，逼迫得不

能不抵抗。因此，移住者的壓服他們，以國家來干涉是必要的了，於是他們便努力於以國家來採取徹底的處置。資本爲要獲得無抵抗的攫取的目的物，乃以強力「鎮定」地域，完成國家的暴力，爲了實行此目的，全體國民——即祖國的無產者和納稅者，都要一致奮起。

達到這種收奪的目的，尙可採用租稅制度，這是漸進的方法。這種制度是要土着民交納最高度的貨幣。用這樣方法來養育成勞動者，比利時所屬剛果地方是完成過的。和這種壓榨的課稅相並的，還有厚顏無恥慢性的行使誑詐及欺瞞，以完成資本主義的蓄積。(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對於農民經濟的鬥爭

與自然經濟鬥爭的最重要最後的一幕，是農業從工業中分離，農村工業者從農民經濟中驅逐出來。手工業在歷史上是農業的副業，是在土着文化民間發生的。中世紀歐洲的手工業歷史是手工業的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莊園中分離出來，而向同業組合的都市商品生產的專門化及發展之歷史。工業的生產雖然更從手工業超越工場工業而移向大工廠的資本主義工場

，但在鄉間，農民經濟中的手工業乃是執拗地固結着農業的。農閑期中家庭內的副業的手工業，在農民的經濟中，還是以自己的需要為主要使命。（註一）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發達，爲了要把手工業集中於工場的大量生產中，從農民經濟中次第進行奪取工業的部門；纖維工業的歷史，乃是典型的一例。爲了使農民大眾爲商品的購買者，資本主義首先限定農民的經濟或一部門——這也不是容易征服的，歐洲財產關係中是一般地伴着困難的。（註二）外觀上，好像是和平地進展的。但這個過程很難識別，差不多完全受到純粹經濟的要素的影響的。工場的大量生產——專門化的，具有生產行程之科學的分析和結合的，並具有從世界市場買入原料及有完成牠的工具的——比之原始的農民的家內工業，在技術上是異常優越的，那是無可疑的。實際上，在農民的農業從家內手業中分離出來的行程中，租稅的重壓，戰爭，浪費及國民的獨占土地等要素，乃是最有力的。這個過程，在北美合衆國中，是徹底的實行過的。

（註一）在中國，一直到最近，家內工業在廣泛的市民間，還是存在着的。例如有三十萬住民的甯波是個舊式的商業都市。「婦女是爲了她的丈夫及自己而自己製造靴鞋，帽子和襯衫的。當時，甯波的青年女子如果把手製的東西出售，那是很惹人注目

的。」——Dr. Nioh Ching Tsvi 寧波工業理學的形態，一九〇九年。

(註二)蒙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的農民經濟史之最後一章中，他的關係當然是顛倒的。沒落了的小農，常爲了資本主義的出資者在家內工業，乃至單在工場中爲工銀勞動者(成爲男子的主要事業)，一方面，農業的經營全然落在婦女，老人和小兒等的肩上。烏爾倍柯的小農，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完全相異的歷史舞台——南非洲，資本主義與小商品生產者的競爭之「和平方法」，更明示了與此相同的行程。

前世紀的六十年代前，開波殖民地和布魯人的共和國地方，實行純粹的農民關係的。布魯人從福台特人和咖富伊爾人那裏奪取最好的牧場，用暴力滅絕他們，驅逐他們，使他們永遠過着放浪的遊殖民生活。十八世紀時，福台特族全體差不多經過幾次滅絕，因爲荷蘭的移民而把土地讓渡了。向東擴張的荷蘭人，又和巴芝族相衝突，於是咖富伊爾戰爭的時代便開幕了。然而，這種自以爲富有古風，清教徒的嚴格的「選民」，並精通舊約聖書的荷蘭人，僅僅掠奪土人的土地尙不滿足，他們更完全破壞了黑人的農民經濟。火酒在那時，表演了極大

的任務，英國政府在開波殖民地的禁止火酒，遇到了清教徒的反對。一般地說來，開波人的經濟在六十年代以前，是家長的，自然經濟的。到了一八五九年，開始在南非洲敷設鐵道。家長的性質，自然不妨礙布魯人的極端的頑固性質和粗野性質。布魯人以爲黑人是天然的爲他們從事於奴隸勞動的，而且爲農民經濟上所不可缺的基礎。一八二六年英國殖民地的廢止奴隸，雖然對於奴隸所有者給與三百萬磅以爲妥協，但他們仍以「大出兵」相對付呢。布魯人逐出開波殖民人，使他們彷徨於奧萊基和巴爾，那時的馬太倍萊人也從里波勃地方被逐到北方，他們更放逐馬加拉加人；布魯人這樣的追逐黑人到北方，恰像美洲的農業者受着資本經濟的打擊被逐到西方去。奧萊基和利波勃之門的「自由共和國」，對於那些確認奴隸制的神聖化而企求獲得權利的英國資產階級的陰謀，發生了抗議。這個小農民共和國和巴芝種的黑人不絕地發生遊擊戰鬥。爲了黑人，布魯人和英國政府間，繼續了十年的戰爭。英國和這個共和國間所爭論的是黑人問題，即在表面上英國資產階級是努力於黑人解放的。實際上，這是由於農民經濟及大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之相互間，獲得福台特人和咖富伊爾人，即他們要得到土人和勞動力而開始競爭的。他們兩者間爭奪之目的完全相同的。這就是：征服，驅逐並

絕滅有色種人，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獲得並榨取他們的土人，強制他們勞動。不過方法上是根本不相同的。布魯人是代表小規模的家長的農民經濟之基礎的「舊奴隸制」的，英國資產階級是代表土人之近代的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榨取的。托拉斯巴爾共和國的基本法上，很粗暴的宣言着：「人民不論在國家中或教會中，白人和黑人之間，不許一律平等的」。在奧萊基和托拉斯巴爾地方，一個黑人也不許可所有土地，無旅行券而旅行，及夜間在街上行走。在布拉斯地方，雖是一個農民（英國的），可以打死自己使用的咖畜伊爾人的。這種農民在法庭上判決無罪時，他的隣人們都是唱奏音樂來迎他歸家的。白人也常常虐待土着的自由勞動者，使他們不得不逃走，自己可以奪取他們的工銀。

英國政府的戰術是相反的。他們立於土人的保護者的地位，特別是收買收會長的歡心，保護他的主權，強制的給與處分土人的權力。不但如此，英國政府在可能場合，也一反黑人的慣和事實上的社會的諸關係，用最善的方法使會長為他們種族的土地所有者。土地為全種族的共有財產，譬如馬太倍萊的會長羅倍哥拉是專制的支配者，對於各家族有分配耕作地的酬利和義務。英國政策的最後目的是非常明白的。即企謀大規模的掠奪土地，在這種時候，

土人的會長爲他們的工具。最初，他們以很大的軍事行動來撫慰黑人。九次血腥的咖富伊爾戰爭，爲了打破巴芝種族的反抗，繼續到一八七九年。

一八六七——七〇年的發見基巴萊的金鑽石礦和一八八二——八五年的發見托拉斯巴爾的金鑽這二件重要事情，在南非洲的歷史劃一新時代；那本來有企圖的英國資本主義才以一切力量公然現露出來。不久，英屬南非洲公司開始活躍起來了。英國輿論之中，也急激的變化了。對於南非寶庫的貪慾，驅使英國政府踏進一步。爲了征服南非各國，雖是拿出莫大經費，犧牲很大，英國資產階級也是願意的。向這些國家的移民突然增多了。在此以前，移民是很少的。但金鑽石礦和金鑽發見以後，南非殖民地的白人數便飛躍的增加了。一八八五——九五年間，僅僅烏芝脫灣特沿岸已有十萬英人移住了。保守的農民經濟，今後是落後了，礦業及與此相關聯的礦業資本則極大發展了。

英國政府現在一變牠的政策，到了五十年代的英國，由於聖特利巴條約和波萊夫泰因條約而承認布魯共和國。現在牠是占領了圍繞這些小共和國的一切領域，開始政治的包圍那些農民國，同時，那些一向受到保護之恩的黑人也被吞迫了。英國資本家一步一步地逼迫着了

。一八六八年，英國把巴斯脫蘭特置於自己支配之下。一八七一年從奧萊基國奪取烏芝脫灣特沿岸的金鋼石礦，變為王室殖民地。一八七九年，征服沙蘭特後，合併於殖民地納大爾；一八八五年，征服倍基阿蘭特，編入開波殖民地；一八八七年，英國征服馬太倍萊和馬喜納蘭特；一八八九年，英屬南非公司獲得在此二個領域上的特權；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年，東海岸地方（到聖特爾喜灣和葡領）完全被英國合併；一八九四年，英國取得脫加蘭特。馬太倍萊和馬喜納的騷起反抗，南非公司最初用暴力鎮壓暴動，其後用文化手段撫慰土人。在形勢險惡的地方建設二大鐵道。

布魯共和國這樣地被包圍着，感覺得不安了。內部的一切相逆而進。移民的大潮流和新的熱烈的資本經濟之波浪，忽忽破碎了小農民國守壁。耕地及其他國內的農民經濟和資本蓄積的要求及欲求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已很利害。共和國每事都拒絕新的任務。管理的不適用和幼稚，受到咖富伊爾人的不斷的危險，在議會中議員的被收買而貫徹大資本家之意志的背德行為，缺乏抑制投機商的無統制的公司之治安警察，爲了十萬移民忽然流入而發生水運和交通機關的不備，使增高資本家所收買之勞動力的價格的高率保護關稅，煤炭的高額運費

——這些，都是給與農民國急激的可驚的破產之力量。

他們以原始的手段守着，乃是非常愚笨的。他們以爲自己人數極多，對抗他們，只要把代表資本權力和時代之特徵的「他國人」大衆的一切權利除去！然而，這不過是空談。形勢已非常迫切了。紅利使農民共和國痛感在經濟上的失策。鑛業資本旺盛了。英領南非公司建設鐵道，征服咖富伊爾人，組織他國人的暴動，最後則煽動布魯戰爭。農民經濟的吊鐘響了。合衆國的戰爭是變革的開始，但南非的戰鬥是牠的終結。牠的結果。自然是打倒了土人的原始的自然經濟的組織，資本對於建立在這個廢墟之上的小農經濟得到勝利。布魯共和國的對於英國的抵抗，和美國農業者對於資本支配的抵抗，同樣是不可能的。代替了小農民共和國，設置一個近代的大國家；在現在的新南非洲聯邦中，資本是公然的獲得支配權了。英國人和荷蘭人之舊的對立，現在變爲資本和勞動之新的對立了。這兩國的五百萬有色勞動人民的市民權和政治的權利，全被百萬白色榨取者所剝奪了。在這個時候，布魯共和國的黑人果然是兩手空空，就是開波殖民地的黑人，從前受到英國政府的政治的同權的，也被剝奪了一部分的權利了。而保守黨的帝國主義政策——依靠無恥的暴力行爲的大事業，現在正由自由黨

來完成呢！(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世界的分割

地理學家蘇巴 (A. Soper) 在他的『歐洲的殖民地之領土的發展』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olonies) 一書裏，關於十九世紀末葉歐洲的殖民地之領土的發展，有了下面的約略敘述：

屬於歐洲的殖民地所有列強之面積百分比(包括美國)

	一八一七年	一九〇〇年	增加率
非洲	一〇·八%	九〇·四%	一七九·六%
波倫尼西島	五六·八	九八·九	一四二·一
亞洲	五一·五	五六·六	一五·一
澳洲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美洲	二七·五	二七·二	一〇·三

蘇巴更斷然地說：『這一時期的特徵，自然是分割非洲與波倫尼西島（Polynesia）。』因為在亞美二洲沒有未佔領的地域——就是未屬於任何國家的地土——剩餘着，所以蘇巴的結論是不得不加以擴充。我們須說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地球上終局的分割——所謂終局的並不是指新分割沒有可能之意義，反之，新分割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終局的分割，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終結了地球上未佔領地域底領有之意義。因為世界早已分割淨盡，將來的新分割只是由一個領有者向其他領有者轉移，而互相代替而已。

我們可以親眼看見這一個世界殖民政策底特殊時代，同資本主義最近發展階段即金融資本有最密切的關聯。而且，爲着要正確地規定這一時代與前時代底不同，與近日情勢底不同，就有詳論以上諸事實之必要。開始，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具體的問題。殖民政策底激烈化與殖民地攫取鬥爭底緊張化，可以在金融資本時代正確地觀察得到嗎？關於這方面，在今日又是怎樣分割世界呢？

美國的著述家莫理斯（Morris）在他的『殖民史』（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一書中，收集了十九世紀各時期關於英法德三國的一切殖民地領有。他得着如下的約略結果：

殖民地領有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 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 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 百萬)
一八五——一八三〇年	?	二二六·四	〇·〇二	〇·五		
一八六〇年	二·五	一四五·一	〇·二	三·四		
一八八〇年	七·七	三六七·九	〇·七	七·五		
一八九九年	九·三	三〇九·〇	三·七	五六·四	一·〇	一四·七

就英國而論，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為攫取殖民地最多的時期，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間也是非常重要的。至於法德二國所攫取之殖民地，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間，這些殖民地獲得也是重要的。

上面已經看見，在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發達底最高點——即自由競爭全盛時代——是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現在可以看見這一時代是緊接於前時代的，是殖民攫取底『飛躍』之開始，是分割世界地域底鬥爭之異常尖銳化時代。所以，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推移，無疑地是同世界分割鬥爭底激烈化密切地結合起來。

霍蒲孫 (Hobson) 在他的『帝國主義論』 (Imperialism) 一書上指出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年，爲歐洲的重要國家底最大擴張殖民地時代。依他的估計，在這數年中，英國攫取領土三・七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法國攫取領土三・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德國攫取一・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一四・七〇〇・〇〇〇；比利時攫取九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葡萄牙攫取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九・〇〇〇・〇〇〇。在十九世紀末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之爭奪，在外交與對外政策史上已成一種周知的事實。

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英國的自由競爭達於最隆盛時期，英國的卓著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當時也表示反對殖民政策，他們以爲殖民地底解放與殖民地脫離母國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有希望的。貝耳 (E. Bell) 在一九九八年所發表『現代的英國帝國主義』

一文中述過：在一八五三年，狄斯累利(Disraeli)(英國的政治家——譯者註)雖是傾向於帝國主義政策，但他却說：『殖民地是盤繞於我們頸項上的磨石。』然而至十九世紀末葉，羅德斯(Cecil Rhodes)與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他們倆是帝國主義的公開辯護者與帝國主義底最無恥的遂行者——可說是時代的產兒了。

但是，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卓著的政治家，關於所謂近代帝國主義的純經濟根據與社會政策根據之關係，反是完全明白，這確是極感興趣的事。

張伯倫讚美帝國主義而說帝國主義是一種『真美善和經濟的政策』，而且他還格外注意德美比(比利時)三國是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之事實呢。

從來的新迦嘉，卡特爾及托辣斯的創造者都說救濟只有在壟斷中獲得。然而在壟斷中獲得的救濟——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應和此說——只是促進世界上未分割部分底佔領而已。

新聞記者斯忒德(Steed)傳述他的知友羅德斯(Rhodes)在一八九五年告訴他關於帝國主義思想：『昨 我在Finsbury(街名——譯者註)的失業者大會中，聽到熱狂激怒的演說；但他們只是在叫喊着。我們需要麵包，我們需要麵包！後來我在歸途上把這件事思付一番，使

我更確信帝國主義底重要。我的有涵養的思想給社會問題一個解決：爲着要拯救大英帝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於流血的內亂之中，我們的殖民政策家就有開拓新領土以適合收容自己國家的過剩人口之必要，在新領土中亦須有新市場以供我們的工廠與礦山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正如我時常所說，大英帝國是一個胃腹問題。倘若誰要避免內亂，誰就非要做一個帝國主義者不可。」

以上這些，是財界大王兼巴阿戰爭 (Boer War) 的主謀者羅德斯 (Cecil Rhodes) 在一八九五年之供狀。

世界領土底分割與最近十年間的變化，若正確地把牠列表記其綱要，那就要利用以前引述過的蘇巴 (Supan) 的著作中之數字。蘇巴觀察一八七六年及一九〇〇年。現在用比較的方法擇用一八七六年——這一年是很適合的時期，因爲恰在這個時期，西歐資本主義底發達，大體上其壟斷的前階段是已經終結了的——及一九一四年。再用許布涅 (Hübner) 的最近統計 (地理學統計表) 代替蘇巴的數字。

蘇巴所告訴我們的，只是殖民地的面積和人口。我們要使情形更加完滿，所以，也要加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進非殖民地 (Noncolonial) 與半殖民地 (Semi Colonial) 如波斯，中國，土耳其這幾國的面積和人口。波斯已差不多完全為殖民地。中國與土耳其也漸漸變為殖民地，我們得以下的結果：

列強的殖民地領有(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哩，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		『本國』		總計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二三五	二五一·九	三三五	三九三·五	·三	四六·五	三三八	四四〇·〇
俄國	一七〇	一五·九	一七·四	三三·五	五·四	一三六·二	二三八	一六九·四
法國	·九	六·〇	一〇·六	五五·五	·五	三九·六	一一·一	九五·一
德國	—	—	二·九	一二·三	·五	六四·九	三·四	七七·二
美國	—	—	·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九·七	一〇六·七
日本	—	—	·三	一九·二	·四	五三·〇	·七	七二·七

合計	四〇・四	二七三・八	六五・〇	五三三・四	一六・五	四三七・二	八一・五	九六二・一
其他諸國（荷蘭，比利時等）的殖民地							九・九	四五・三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一四・五	三六二・〇
其他諸國							二八・〇	二八九・二
全世界的總面積及總人口							一三三・	一六五六・六

由這些數字可看出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整個世界已被分割淨盡。在一八七六年以後，殖民地領有擴張得很大，其面積從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呎增至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呎。六大強國的總增加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呎，即較本國的面積（一六、五〇〇、〇〇〇平方呎。）大二分之一。

在一八七六年，三大強國尙沒有殖民地，而屬於第四等底法國也不過只有些微而已。至一九一四年，這四大強國攫取面積一四、一〇〇、〇〇〇平方呎（或較歐洲面積還大二倍）及人口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殖民地。

殖民地領有底擴張之不公平，已是非常顯著。以德法日三國——三國的面積與人口是無差異的——相比較，就可以明白；法國的殖民地領有之增加，比德日二國幾大三倍。但當這時期的開始，法國的金融資本也許亦比德日二國的金融資本高出幾倍。

除了純經濟的原因以外，地理的條件及其他原因亦影響到殖民地之發展。最近幾年間，在大工業，交易及金融資本的高壓之下，世界的平衡化與各國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平均化之進程，都是非常強烈；然在六大列強間總是依舊保存着非常的差別。新資本主義國家（美，德，日）有飛躍的發達，而舊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反是異常落後，但是在經濟最落後的俄國，近代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依然蓋覆於資本主義前期諸關係的密網中。

弱小國家的小殖民地已同列強的殖民地領有相並舉出，這些小殖民地實都是殖民地新『分割』之目的物。大部分弱小國家僅因列強間的利益衝突——這種利益衝突使小國避免了列強的瓜分——而得保存自己的殖民地。

至於半殖民地，是在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領域中之一個過渡形態的例子。金融資本對於經濟的國際的一切關聯是佔着偉大——截釘斷地說——勢力，而且實際上金融資本能夠征服享

有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以後就可以看到這種實例。但金融資本在附屬國中——包括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之國家和國民——自然獲得非常『便宜』與鉅大的利益。

在這裏，半殖民地國家是表示一個『中間物』底特徵。當這世界其餘部分已經分割淨盡之金融資本時代，對於諸半屬國攫取的爭奪之日趨兇猛，也是必然的事。

在資本主義底最近階段以前，甚至還在資本主義以前，就有殖民地政策與帝國主義存在過。建築於奴隸制度上面的羅馬（*Rome*）就已經施行過殖民政策而實現了帝國主義。然而關於帝國主義底『一般的』觀察——忘却了或漠視了社會經濟制度底根本的不同，必然地會陷入絕對的空虛迂論或欺欺——例如以大羅馬同大英帝國相比——之深淵中。

資本主義初期的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與金融資本時期之殖民政策，也是有本質上的差別。

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大資本家的壟斷集團底統治。當一切原料資源都被一個集團支配着的時候，這種種壟斷都是非常穩固的。上面已經看見，國際的資本家集團欲使對方沒有與之競爭底可能，怎樣狂熱地努力於購買一切鐵礦油田等等。所以，只有殖民領

有，可給壟斷對於競爭者的鬥爭危險——這種危險包含競爭者以法律手續建造國家壟斷底可能性——以完全成功之保證。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需要愈是急切，全世界上的，競爭與掠奪原料也愈激烈，殖民地攫鬥爭也愈加兇猛。(帝國主義論)

帝國主義的觀念

金融資本不要自由而欲支配。牠不願個別的資本家獨立，却要求束縛；牠嫌惡競爭的無政府狀態而欲組織。自然，牠是在更高度的規模中進行競爭的。但爲了要遂行這個，並且維持和增進牠的優勢，金融資本是需要一個國家——爲了金融資本而由於關稅政策以確保國內市場並容易征服外國市場的國家。這是一個政治的有力國家，即在遂行自己的貿易政策時不必要顧慮到各外國之利益的對抗的有力國家。結果，便是一個強力的國家，牠的金融的利益伸及到外國，發揮牠的政治的權力，對於弱小國家強迫訂立有利於自己的供給條約和通商條約。這樣的國家，變爲在全世界到處要干涉，且以全世界爲自國金融資本的投資市面的國家。金融資本最後遂行膨脹政策，必要一個把新殖民地合併於自國的強力國家。自由主義是

國家的權力政策之反對者。換言之，自由主義在小範圍中承認國家的權力干涉，以對抗舊的權力——貴族階級和官僚階級，而確保自己的支配的。但現在是需要毫無限制這個權力政策的金融資本主義了。

膨脹政策的要求，更是變革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們停止了平和的人道的觀念。從前的自由貿易論者的信仰自由貿易，以為這不僅是單純的正當的經濟政策，且是和平時代的出發點。但是金融資本是沒有這種信仰的。金融資本已經沒有資本主義的利益之調和的影跡，而競爭戰則成爲一個政治的權力鬭爭。和平的理想消滅了，國家之偉大和權力的理想代替了人道主義的理念。然而近世國家是努力實現國民的統一而發生的。以民族爲國家的基礎，當做國家的自然界限的民族思想（這種思想是承認一切民族有構成自己國家的權利，而所謂民族是由自然的界限形成國家的界限），現在則變爲以自己的民族顯揚於他民族之上的思想了。現在的理想是要確保自己民族的支配世界，這樣努力進行是和努力於追求資本的利潤是同樣無限制的。資本是世界的征服者，征服了新的國家便又超越了新的界限。這樣的努力是經濟的必然性，牠要把小經濟領域成爲大經濟領域的屬國。在這個時候，各民族的政治的自

決權和獨立權是不承認了，一切有人面的人類民族的平等之民主主義信條也不表現了。同時，獨占的經濟的優遇，反映爲自己民族必要立於優遇的地位了。這個民族對於其他一切民族是特別的。他民族的征服是由於強力——即由於極自然的方法而進行的；支配民族的這樣支配，是負有牠特殊的自然性質的，即自己的人種性質。在此人種觀念上，金融資本對於權力努力的理論是復活了自然科學的假裝，而這種權力努力是由於金融資本之行動的自然科學的制約和必然性而證明了。寡頭政治的支配理想，代替了民主主義的平等理想而顯現了。

這個理想，在對外政策的領域中，驟然看來是抱括全民族的，但在對內政策的領域中，那就一變爲以雇主的立場對抗勞動階級了。同時，勞動者的權力增進，那末，對抗無產階級的要求之國家權力更加強大的「資本的努力」也要強大了。

這樣，克服舊自由主義的各種理想之帝國主義觀念便發生了。牠嘲笑自由主義理想的空洞——「這是何等的幻想；僅以權力決定國民的運動，而期待永遠的和平王國和提倡國際法，真是愚呆呀！人道主義的無思慮是妨害進行的，在國內，造成了勞動問題而用工大於社會改良，在殖民地方面，廢除那合理的榨取的契約奴隸制度，夢想那永遠的公正，但是，這露

的做法，我們怎樣能征服世界呢？」

帝國主義是呼出了個更偉大的理想，代替了資產階級的空想。帝國主義是率直的爲了資本主義的利益，牠的全政策是互相鬥爭，但有互相結合的資本主義的組織。然而帝國主義如果一推究牠自身的理想，那便恍惚和洵然了。帝國主義自己不要什麼東西，牠不是幻想家，也不是夢想家。以冷酷透明的眼光，牠觀察各民族的集團，在一切民族之上，發見了自己民族。這個民族是現實的。這是住在強力的國家中的，這個民族的向上，乃是牠一切努力的目標。個人利益的奉獻於更高的一般利益——這是一切生存能力之社會的觀念的條件——達成了，於是不是民族的了，國家和民族結合爲一個統一體，而民族的理想被利用爲一種政策。階級的對立因爲全體的利益而被消滅。爲了那一「民族的偉大」這個共同目標而結合成民族的共同動作，是代替了使有產者沒有出路的階級鬥爭，而出現了。（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保護關稅

帝國主義是資本蓄積過程中的「政治的表現」，在互相爭奪那還沒有消滅之非資本主義的

世界環境的殘存部分。從地理方面來說，這個環境現在還是包容地球的最廣汎部分。然而，如果一測那爲了剩餘生產物之販賣的可能性和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可能性而爭鬥的舊資本主義諸國所蓄積的巨大資本額，更一測在今日還是前資本主義文化的領域中所急變爲資本主義文化的速度，換言之，以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已達到高度階段來測定，那末，免除牠的侵略的殘存分野是很少了。所以資本的國際活動，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進行的。資本主義諸國要遂行高度的發展，要獲得非資本主義領域的競爭也愈益激烈，帝國主義在對於非資本主義世界的進攻活動中，以及在競爭資本主義諸國間之對立的激化中，也增加力量和狂暴了。然而，帝國主義越是狂暴，越是執拗，那末，非資本主義文化也跟着根本的沒落了，而自己的資本蓄積的地盤更急速地失却了。帝國主義是延長資本壽命的歷史的方法，並且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在資本存在上設定一個目的的最確實之手段。但是，這個目的不是容易達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最後目的，是形成資本主義的向破滅時期的最後階段這個形態而表現的。

對於資本蓄積之和平發展的希望，對於「僅在平時繁榮的貿易和工業」的希望，以及調和世界各商業國民間的利害——的曼徹斯特學派的全部觀念，是發生於古典經濟學的青年特

代，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歐洲自由貿易時代中見出實踐的確定。這是立於英國自由貿易派的錯誤之上的——好像以商品交換為資本蓄積的唯一前提，又以資本蓄積和商品經濟為相同的。里加特學派都是以資本的蓄積及其再生產的條件和單純商品生產及單純商品流通的條件相同的。最後，這些自由貿易實際家，都表現為淺薄的學說。哥台同盟所證明的一切是為了解開夏地方輸出木綿製造業者的特殊利益。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得到購買者，而他們的信條是：我們為了發見購買者，不得不向外國購入。要求他的利益——自由貿易，特別是食料品價格的減下——的消費者，不是吃麵包的勞動者，而是吃勞動力的資本家。

這個福音決不是資本蓄積全體利益的現實的表現。英國自身在四十年代，由於鴉片戰爭明示牠的虛言了。在歐洲大陸，六十年代的自由貿易，已完全不是表現工業資本的利益了。當時大陸的主要自由貿易國，還是農業國，這些國家的大工業還不能和農業相對的發達。自由貿易的體制，毋甯說是成為中央歐洲各國之政治的形成的一方策而實施的。在德意志，這是俾斯麥的政策，普魯士的手段，即要把奧國除出於聯邦及關稅問題之外，由普魯士的指導以建設新德意志帝國的。從經濟上說來，自由貿易在德國，不過是以商人資本的利益——特

別是在世界貿易上有利害關係的漢桑都市的資本的利益，和農業者的利益爲基礎吧了。只有國內工業中的鐵生產是在要求廢止來因關稅的自由貿易方面的，而南德意志的木棉工業是斷然反對派的保護關稅派。在法國，那個以全歐自由貿易體制爲基礎的最惠國條款是由拿破崙三世結成的。然而這個條款沒有得到那些由工業及農業出身的頑固的保護關稅派議會之多數贊同，並且受到他們的反對的。第二帝政政府爲要開闢通商之路，只好採用一個應急策而訂立了這條約；而英國方面呢，爲了避免法國議會之反對，乃隱身於立法機關之背後，以國際的方法，去承認實施自由貿易，法英間最初的基礎條約結成後，法國的輿論沸騰達於極點。法國的舊保護關稅是由於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二年間的三十二個勅令而破棄的；其後，於一八六三年，不顧形式如何，由立法上的手續而承認了。在英國，自由貿易是卡維爾政策的必須條件，而且是依賴法國之欲求的必須條件。一八七〇年，因受輿論的督促，開一調查會；在此會中，可以看出那些有利害關係者還不十分贊護自由貿易。最後，講到俄國。在六十年代，自由貿易的傾向不過在商品經濟和大工業方面漸形成了廣泛的基礎。然而農奴制的廢止和一個鐵道網的建設却伴着成功了。

這樣的成爲國際系統的自由貿易，最初就不僅爲最早資本蓄積史上的一插話了。因此，七十年代末以來的一般的恢復到保護關稅，乃是完全對於英國的自由貿易之防禦方法。

然而，如下面的事實，却是相反的。這就是，法國・意國和德國在恢復保護關稅的時候所表演的主要作用是爲農業上的利益——成爲問題的不是英國，乃是美國的競爭。七十年代的恐慌以來所繼續的不景氣，以及那準備保護關稅之氣運的世界市場的普遍不景氣，都是和英國的獨占不相關的。但保護關稅派轉換戰線的一般原因還有更深刻的呢。世界市場上大工業的資本在得到其蓄積地盤前已經揚棄了，然而，爲了得到那對抗資本主義各國之利益相關性的非資本主義環境這個鬭爭中，利益的對立關係和競爭是顯現了。

自由貿易時代的開始時，東亞細亞是由中國戰爭而開放了，歐洲資本在埃及也侵入了。在八十年代與保護貿易政策並進的伸張政策，加力的開始活動了。即：英國占領埃及；德國侵略非洲，占領殖民地；法國占領突尼斯及遠征托開；意國的侵入亞塞不及馬塞烏埃；阿比西尼亞戰爭和亞利托萊的建國；英國的侵略南非洲——這些都在八十年代繼續不斷的進行着的。爲了要在突尼斯獲得勢力範圍的法意戰爭是七年後法對意的關稅戰爭之獨特的前奏曲。

舊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及海外各國非資本主義的領域之獨占，成爲資本的中心問題；一方面，自由貿易，即「門戶開放」的政策成爲非資本主義國對於國際資本的無防備及其在競爭中資本間相均衡的特別形態；且是部分的或全體的占領非資本主義國爲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前階段。英國是一向忠實地採用自由貿易的，牠自始是一個殖民國，具有非資本主義的廣大地域爲活動基礎的。

國際保護關稅政策之內部的矛盾，是和國際借款體制的充滿着矛盾性質同樣是歷史的矛盾的反映。

近代的高率保護關稅制，在本質上是基礎於軍備擴張而開始的。在德國，法國，意國，以及在俄國的恢復到保護關稅是伴着軍隊的增加的。因爲這個原因，歐洲的準備戰爭的系統——先陸軍後海軍，成爲基礎的進行了。歐洲的自由貿易乃讓席於帝國主義的軍隊組織之基礎的保護關稅。

這樣的資本主義的蓄積是具有二個相異方面的。一個是在產生剩餘價值的場所——工場，鑛生，農耕地——及在商品市場中完成的。從這方面看來，蓄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的過程

——這個最重要的階段是於有本家和工銀勞動者之間進行的。這是在工場及市場方面，全然活動於商品交換，等價物之交換的界限內的。在這裏，形式上是和平及平等支配着的，但在蓄積中，終是暴露着：所有權變為掠奪他人的財產，商品交換變為榨取，平等變為階級支配。

資本蓄積的另一方面是在資本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間完成的。牠的戰場是世界舞台。在這裏，殖民政策之方法的國際借款的體制，擴大勢力範圍的政策，以及戰爭是支配着了。於是暴力，欺詐，壓迫，掠奪等事發現了，而在這政治的暴力行爲及混沌中，便可看出經濟過程的嚴密法則。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理論是僅僅看出「和平的競爭」，技術上的奇蹟及純粹商品交易的領域這一方面；他方面，即資本的暴力行動方面，那是認為「對外政策」之偶然的表現而脫出資本的經濟領域的。

在實際上，政治的暴力，也不過是經濟過程的補助手段，資本蓄積的二方面是由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而相互地組織的結成的；這個東西的結合，才產生資本之歷史的進路。（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軍國主義及其機能

軍國主義是在資本的歷史中具有一個完全明確的機能的。軍國主義是伴着在蓄積的一切歷史階段中的蓄積手段的。所謂原始的蓄積時代，就是在歐洲資本的初期，軍國主義是演出了決定的作用的。即：在侵略新世界及印度的香料各國的時候，在侵略近代的殖民地破壞原始社會的社會團會及強奪這個社會的生產手段的時候，在具有妨害商品經濟的社會構成的國家中強制其貿易的時候，在以暴力把土人無產化，於殖民地強制工銀勞動的時候，在把歐洲以外之地作為歐洲資本的勢力範圍並且擴大牠的時候，在獲得後進各國中敷設鐵道權的時候，以及在執行由國際借款而生的歐洲資本之請求權的時候，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競爭的手段——爲了要得到非資本主義的文化的領域。

軍國主義還有個重要的機能。從純經濟方面來說，軍國主義是實現剩餘價值的好手段。

最初加強對於農民的商品經濟是近代的租稅制度，這是誰都知道的。租稅的壓迫是強制農民使他們生產物的更多部分變為商品，同時使他們更加成爲購買者，引出農民經濟的生產

物投於流通狀況中，更使農民成爲購買資本生產物的人。再在農民的商品生產之前提下，租稅制度是由農民經濟來引出更大的購買力的。

此外，在貯蓄銀行和普通銀行，爲了增大找求投機者的資本，由農民和少數中間層所蓄積了的，現在依國家的名義，反爲都被資本所需要及投機的可能性了。而且巨大的，統一的，總括在緻密勢力上之國家的需要是出現而替代了數多的，細小的，分散的，時間不定的商品之需要。然而要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自始便須以有利於達到了高度階段之大工業，以至剩餘價值生產及蓄積上的條件爲前提的。大大集中了之消費者大眾的購買力，此外又取了國家定購軍需品的形式，而移到個人消費的選擇意志，即主觀的動搖之外，差不多以自動的正確和律動的成長而增大。最後，由議會立法和所謂製造輿論之新聞紙的機構給與了這個在資本自身手中之軍國主義的資本生產之自動的，律動的運動槓杆。資本蓄積這個特殊的領域，因此好像具有了無限的擴張能力。一方，其他一切成爲資本的販路及活動之基礎的領域擴張，是保存而爲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種種動力——這是作用於資本之意志的範圍外——，反之，軍國主義的生產則表現一個好像規則正確，不絕擴張，依資本的意志而加以決定的領

域。

資本爲了得到這個蓄積條件而進行激烈的世界競爭之歷史的必然性於是變爲最合於資本之蓄積的領域。資本爲了依世界政策和殖民政策使非資本主義各國及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手段和勞働力變爲自己的東西，而更加堅執地使用軍國主義，則資本主義各國間相同的軍國主義向外更堅執地從這些國家的非資本主義層，即單純商品生產的代表及工人階級方面奪去了購買力，換言之，就是漸漸奪去前者的生產力，降低後者的生計，以這兩者爲犧牲，而增大資本蓄積。然而蓄積的條件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時，便變爲這兩方面資本之沒落的條件。

資本因軍國主義的援助，更激烈地消滅外則海外各國內則本國以內之非資本主義層的存在，牠越是降低所有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世界舞台上資本蓄積的歷史越是變而爲形成繼續的連鎖之政治的社會的破局。這樣的情形同時又使蓄積的繼續陷於不可能，必然地導引國際工人階級對於資本支配的革命。

資本主義是具有傳播力之最初的經濟形態，即具有擴張於地球表面而驅逐其他一切經濟形態之傾向的形態，是絕對不容有其他形態相併存的形態。但同時又是如果沒有其他成爲牠

那環境及培養土壤的經濟形態那便不能存在之最初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自身充滿了歷史的矛盾，牠的經濟運動是矛盾的表現，是矛盾之持續的解決，同時又是矛盾的增大。達到了發展的一定高度時，這個矛盾便只能由社會革命，即生而為世界形態而且牠自身為一個調和之體制——因為這不是以蓄積為事，乃是以由發展地球表面上一切的生產力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生活欲求為目的——經濟形態而得到解決。（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金融資本之史的傾向

企業的加爾貼化，不斷地進展，理論上不能發見其絕對的界限。其究竟的結合，沒有十分的理論的根據，可以說普遍的加爾貼不能成立。因其實現在表示着什麼事象的意義，我們就可以明白金融資本的歷史的使命。

只有在普遍的加爾貼底下，全資本家的生產會為其著定一切部門的生產的種類分量的機關，所謂意識地統制。附於商品的價格。早已不是需給調節的結果的自然發生的現象，而僅是分配全生產物——分配最大可能部分於加爾貼貴族，最小可能部分於其他人們——的手

續。牠已經不是生於人們間的事實的客觀的諸關係的成果，而僅是一部分人對於其他多數人分給財貨的一種計算法。

貨幣早已沒有可營的職能。即使把牠全廢也是可能的。何故呢？因為分配既經不是價值的分配，而是物的分配的原故。即是隨着生產的無政府之消失，其物的假象，商品的價值物象即貨幣也同時消失。生產物由加爾貼將他分配，物的生產要素，再生產後被使用於新的生產，新的生產物的一部，被給與勞動階級和知識階級，其他的一切歸於加爾貼而聽其任意使用。這就是意識地統制着的社會。而且是最確然的階級對立的社會。對立雖然是分配的對立，然因為分配自身受着統制的原故，貨幣就不得不失其存在的理由。金融資本，現在也已由育成自己的『培養基』脫離了。川流不息的貨幣的運轉已完成其使命了。隨着有統制的生產社會的成立，流通之恆久的運動終於停息。

這種向着普遍的加爾貼的傾向和那向着一大中央銀行的傾向，會集融合就成爲金融資本的強大的集中的勢力。金融資本引導着一切部分的資本形態向着整個的結合，金融資本以貨幣資本出現，而保有其固有的運動形態，貨幣——（貨幣十貨幣。這是『產生貨幣的貨幣』在

一切的資本運動形態中採取最一般的最沒概念的形態。作為貨幣資本的金融資本，以貸借資本及擬制資本兩形態，為生產的資本家所使用。其處理者銀行，將其大都分變為自己的資本，而賦與金融資本以銀行資本的形態。而這種銀行資本遂越發為實現活動的全資本——全產業資本——的一般形態。這樣的隨着銀行資本和生產的資本的融合過程的進行，同時商業資本益發喪失其獨立性。

在產業資本自身的內部，也隨着以分立為原則的產業部門間結合的進展，撤廢其傳統的障壁，私有制生產社會固有的分業，遂不斷地為技術的分業所替代。

要之，資本發展至於金融資本，其特性已經褪色。資本，現在已現為在社會的生活過程上行使主權的支配的不可分的力。其力的源泉是生產手段的所有。是自然源泉及過去的勞動的全蓄積的所有。對於活態勞動的處分權，現在單發源於所有。而其所有，是集中集合於若干巨大的資本家組合，直接和無資本大眾對峙。所有關係的問題，這樣的獲得其最明確最尖銳的表現。而且，一方面全社會經濟的組織化的問題，也由金融資本自身的發達，越發達到完全的解決。（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

無產階級對於金融資本之經濟政策——帝國主義——的回答是什麼呢？那不是自由貿易。那只能是社會革命。不是什麼恢復自由競爭之反動化的理想，只有由克服資本主義以完全廢棄競爭才算是現今無產階級政策的目標。保護關稅呢？自由貿易呢？無產階級是以下列的答語，逃出了這個資產階級的圈套，即是說，既不是保護關稅，也不是自由貿易，而乃是社會革命，是生產的組織，不是為資本貴族的利益之資本貴族的組織，而是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之社會全體的經濟之意識的統制。這個社會自探求社會的運動法則以來，漸漸克服了這個自然，終至連經濟也克服了。社會革命已不是遙遠的理想，不過是給現在的要求以一個標準，牠也不是終極目的。牠是成了無產階級直接的實際政策之本質的構成要素。

金融資本使社會生產的支配權掌握於最強大的少數資本團體之手，牠又分離生產的指導和所有，使生產的社會化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進行得非常有限。至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化之障壁如下：

第一，各個國家對於世界市場各自築築牠那國民經濟的密網，這種密網只能由國際的加迭爾化，勉強得能克服，但同時加迭爾和托辣斯藉國家權力手段的幫助，延長了互相爭持的競爭戰。第二是妨害農業上的集中之地租的形成。第三是延長中小經營的生存能力之經濟政策上的各種方策。

就金融資本的傾向說，是在樹立對於生產之社會的統制。不過牠是對立形態上的社會化。社會的生產的支配權依然是殘存於寡頭政府的掌中。這個爲了寡頭政治的鬥爭，才是形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金融資本之社會化的職能是使資本主義的克服變得異常容易。即金融資本將最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歸屬到自己的統制下時，社會便可由牠那意識的執行機關——無產階級獨裁下的國家——掌握了最最重要之生產部門的支配權。其餘的一切生產部門是隸屬於上述各部門，所以對於這些大產業的支配，即沒有更進一步之直接的社會化，已能實現了最最有效之社會的統制。處理鑛山業，製鐵業，機械工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等而且支配了運輸系統的社會是由於支配了這些最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掌握到其餘各種產業之原料分配，生產物輸送等的

關鍵，而得以支配了這些產業。就是在今日，柏林六大銀行的掌握，已經可說是等於掌握了大產業之最最重要的各部門，在過度期中——資本主義採算的方法尙合時宜的時期中——使社會主義政策的端緒異常容易。革命絕沒有收奪到農工業之多數小經營的必要。因為這些小經營已是隸屬於大產業，要是直接把這種大產業社會化了，上述小經營便因這種大產業的掌握，也是間接地社會化了，

這樣，金融資本是有組織的創造了實現社會革命的最後前提，同時使政治上的推移也更加容易了。帝國主義政策上所表示之資產階級的行動對無產階級指示了一般地克服資本主義之獨自的階級這條道路。在流行自由放任的原則，國家對於經濟事象的干涉以至國家成爲階級支配一種組織的性質被隱蔽着，要理解政治鬥爭的必然性，必須有比較高度的洞察。所以在干涉主義之古典國的英國，工人階級獨自的政治行動之所以難以出現，也決不是偶然的。但到了現在，事情是變化了。資產階級毫不隱蔽地公然的直接掌握了國家組織以實現他們的擷取，這一點，在無產階級中任何人都能感知到的，現在，他已認識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治權力最是有利於他自身。資產階級的公然地掌握國家權力是驅迫一切無產階級終結他的擷取之

唯一的手段。

在這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無產階級日益可以期待從其餘的諸階級得着許多的援軍。在帝國主義的發展的盛期的金融資本，有糾合一切階級而支配之，且使其隸屬化的傾向。這是無容疑的。甚至能夠把純勞動階級的一部——例如形成所謂『勞動貴族』的一部的熟巧職工——變成自家的政策的支持者，也為事實。但是金融資本促進其自身的發達過程愈速，則這種事態也必然的愈速成為過去的事態。在隨着帝國主義的諸政策的繼續進展而顯現出來的固有的反社會諸力的重壓底下，從前聚集於金融資本的旗下的諸階級，次第背叛而去。隨着大資本企業上的獨占化的過程的進行，其他的諸階級所貢獻於他們的特殊利潤的重荷，不得不日益加重。諸原料和諸材料的獨占的價格，因轉嫁而益發提高一般物價，提高生活費。而因農產物價格騰貴的一般的傾向，既已不免於使生活的最必需品的騰貴，再加上工業品的騰貴，其苦痛實不堪言。同時帝國主義的諸種設施所要求的租稅負擔，雖在中產階級也不能免。不，相對的主觀的在這個階級却常為最重，最為難堪。至少由這一點，也使這階級對於支配的資本的政策不得不十分生起反感和反抗。這樣的一方面，漸次使許多領薪生活者不能不

從榮達的幻夢醒覺而正視着已成爲被榨取者的現實，同時在他方面，使許多依存於獨占的企業的小商人，小工廠主等體驗着其爲單純的夥計的地位和生活的苦況。

這些反感，反抗和背叛的傾向，在支配的資本的膨脹力遲鈍的時候，會更加增其尖銳，這是很易明白的。這種苦況使股份企業及加爾貼化的進展發生弛緩，減少發起利得獲得的機會，因而現爲資本輸出的衝動力不及舊時的事態。這種事態是隨投資地域的爭奪『行不通』而必然的發生的東西，然也是使『行不通』成爲當然的東西。爲開發半開國而投下的資本，隨其職能的完成，便會成爲使該國傾向着排斥以更多的榨取爲目標的外國資本的東西。使一八九五年以來的金融資本能夠有跳躍的發展的，就是加拿大，南亞和南美的開發，就是其資本主義的發達。但是，這些地域的發達，顯然是不容易無限地以同一程度繼續着進行。這樣的窮於海外的出路，同時獨占的諸企業加諸內地市場的壓力，也自然不覺峻烈起來，何故呢？因爲唯在這種行情衰沉的時候，資本的集中能急激地進行的原故。不待說，這樣的世界市場的擴大發生阻礙的時候，爭着各自的分已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也最險惡化

加之此際，從來比較接近自由貿易主義的國家，也易傾於保護主義，因為縮狹了這麼多的自由市場，就使對於殘餘的市場的競爭戰趨於激烈化。而受戰爭的危險刺激着的軍備的「充實」和隨伴着的增稅，愈促着許多的中間階級加入無產階級的陣營。但是，無產階級要糾合半無產階級或農村中的準無產階級的先決條件，就是無產政黨的存在。究竟能夠吸收至什麼程度呢？這不待言須由無產黨自身的強弱如何而決定。概言之，無產政黨所受的其他本質的看風色的諸階級的支持，越近於其勝利漸明的最後的時候，越急激的增加起來。和中間階級的提攜，雖則在無產黨固有的使命上有許多的危險，然因着無產黨自身的強大和其基礎的構成的堅實，很足以防止這種危險。

於此有一個無論誰個都能認識的歷史的法則。就是：凡植基於階級的矛盾的社會構成所生的重大的社會的變革，都是發生於從來的支配階級達於其權力集中的最高可能階級段的時候。支配的階級的經濟力，常同時是支配着人們的力，就是對於人的勞動的處分權。然而這事實的一面，就是經濟的支配者，常依存於被支配者之力。何故呢？因為要增強自身之力，就必然的不得不增強和自己對立的階級之力。但是，這樣的被增強了的被支配階級之力，作

爲被支配階級而存在的時候，不會顯現出來，其以現實之力開始作用，就在自己代替了從來的支配者的時候。

但是經濟力，同時就是政治力。經濟上的支配，同時賦與運用政權之力。在經濟領域的支配集中愈完全，則該運用力也愈完全，愈近於這種完成，則握於經濟的支配者們手裏的政權，愈益爲應該解放的階級的桎梏，並且其爲桎梏的事實愈益明顯。所以，近世布爾喬亞脫却被支配者地位的鬥爭的勝利，發生於封建諸侯的地方的權力已實行所謂中央集權之後，而且其中央集權的成立的先決條件，又必須政權已集中於少數大諸侯的手裏。

金融資本的發達，使社會的生產的支配愈集中於少數最大資本家團的手裏，使他們所操縱的政權愈超於絕對的。但是，因此無產階級的鬥爭目標也愈明確起來，鬥爭力就向着牠集中。集中了的力和統一的支配力對峙的時候，無產階級更能明瞭地把握着整個的事態，認識着解決問題的根本的方法和其所必要有效手段（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三 烏託邦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並不是想批評一切近世大革命時援助無產階級底著作：像巴布夫（Baboe）及其餘人底書。

無產階級爲達到牠的目的的最先直接的企圖，發生在封建社會將要顛覆，到處正在擾亂的時候。這些企圖遭了必然的失敗，一是因爲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十分發達；一是因爲使牠解放經濟狀況還沒有出現；那種經濟狀況是尙待發生，且必須在快要到臨的資產階級時代纔會發生的。所以跟着這種無產階級最初運動所生的革命著作，必然地帶着反動的性質。牠的內容是些些普通的禁慾主義和粗疏的社會均衡論。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就是聖西門（St Simon），傅立葉（Fourier），歐文（Owen）等人底學說，像前面曾說過，都是在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鬥爭還沒有發達的時代發生的。

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中，的確看見了階級對抗的狀況和離析分子的活

動。但因那時的無產階級還是十分幼稚，所以映到他們眼裏的，不過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基礎或任何獨立政治運動底階級罷了。

後來階級對抗雖然和產業同時發；但經濟的情勢，在他們看來，還未能成爲足以解放無產階級物質狀態。於是他們想找出新的社會科學，新的社會法律，好造出這種狀態。

這些發明家以爲歷史行動是要依從他們自己所發明的行動；歷史所造成解放條件是要依從他們空想的條件；無產者漸次自發的階級組織是要依從他們特別創造社會組織。將來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是要照他們的社會計畫底宣傳和實行來自行解決。

當他們構成計畫時，他們是意識到要注重勞動階級底利益，因爲這是受苦的階級。無產階級之所以能在他們的眼中存在的，便只由於是最受苦的階級這一個觀點。

這種社會主義家，因爲階級鬥爭幼稚的狀態及他們自己環境的緣故，把自己放在一切階級對抗上面很高很高的位置。他們想改善社會上個個人底境遇，就是對於最有幸福的他們也想加以改善。所以他們的說話，總是對於社會全體，不分階級——不，且寧願是對統治階級說的。他們以爲如果懂了他們的學說，怎能不採用那學說中所說社會最善狀況的最善計畫

呢？

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的尤其是革命的行動。他們想用和平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想用小小的實驗（必然地歸於失敗的實驗）而且由這個例證底力量，爲新社會的福音開闢道路。

這種將來社會底空想的圖案，即當無產階級尙極幼稚，單用空想描出自己的地位時所一時描摹的，是和無產階級想改造社會全體底最初本能的渴望相適應的。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出版物也不是沒有批評的分子在內。他們攻擊那時社會上一切的主義。所以他們對於啓發勞動階級富有最有價值的材料。他們所提出的實際方案，例如廢止都會和鄉村底區別，廢止私人經營產業，廢止工銀制度，主張社會調和，主張變更國家底職務使單是監督生產事業等，凡這種種，都是專爲消滅階級對抗的。但是在那個時候，階級對抗才開始發生，因之在這些出版物中不能有明白的確定的認識。所以這些提案不能不具有純粹空想的性質。

這種批評空想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和歷史發展相背馳的。近代階級鬥爭一發達到一定的狀態，那離開了鬥爭底空想的立脚地及對於鬭爭所發空想的攻擊就完全失了實際的價值和

理論根據。所以創立這些學說的人雖在許多地方是革命的，却是他們的門徒無處不只是反動一派。他們死守師說，反對無產階級進步的歷史發展。所以他們總是堅持要滅殺階級鬥爭，調和階級對抗。他們還在夢想用試驗方法以實現他們的社會空想：有的設立孤獨的『社會主義殖民地』（Phalansteres 是傅立葉計畫的），有的設立『家庭殖民地』（Home Colonies），有的設立『小伊加利亞』（Lycias 是加伯理想鄉底名稱——加增許許多新的聖地，他們為要實現這些空中樓閣，遂不得不哀求資產階級的同情和金錢。他們終於漸漸地沉滅到前面所說復古的保守的社會主義裏面去了；所不同的只在他們稍有組織的學理和相信社會科學上神奇效果的迷信，狂熱罷了。

所以他們極力反對勞動階級底一切政治的行動；這種行動，在他們看來，都是從不知道信仰那新福音來的。

所以英國歐文反對改進黨，法國底傅立葉派反對『社會改良家。』（馬克思恩格斯：宣言）

偉大的烏託邦主義者和他們的學派

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是發生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先。資產階級在獲得政治的支配權以前，牠須先到達了較高的發達階段。在牠到達較高的發達階段以前，又必創造出無產工銀勞動者的廣大集團，使大部分民衆都失去了資產。站在堅固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心的有識者，在十九世紀的初頭，已是見到這個黑暗的半面，而打算新社會的計畫了。這在法國有聖西門和傅立葉，在英國有湯文。

烏托邦主義者一般的共通點是對於法國革命，一般地說是對於工人階級一切能動的政治的作用之敵視的態度。這可用法國革命中所創出的秩序和革命時所揭市民的理想——即平等，正義，平等的理想——間之悲慘的矛盾來說明。烏托邦主義者想完全實現了這些理想。他們想改良社會上一切成員的狀態。當然的，最貧乏最多數之階級——無產階級——的狀態也是爲他們所最注意的問題。然而在這樣的場合，他們以爲必須取一條和革命所取的道路不相同的另一道路。他們主張以思索的理性說服支配階級，使他們承認有計畫並建設新社會的必要。在對於尙是誕生中的無產階級不能見出何等活動的歷史的力量時，烏托邦主義者爲了貫徹自己的目的，只有這一條道路。聖西門是訴於王權，傅立葉每天等待大富翁的訪問

給他們以實現烏托邦的費用。馮文則避免政治的煽動，僅僅從事平和的宣傳。

聖西門自上而下地研究自己這個時代的生活，具有了同時超越法國的啓蒙派和浪漫派之宇宙的頭腦。他和啓蒙派的人們相反，他能夠理解到歷史之內的連鎖，中世之史的解釋和宗教的能動力。他和浪漫派的人們相反，他排斥主張回復到封建的國家秩序。本來爲法國大公的他，現在力說主權不在教會和軍隊，只是屬於產業和學問的。站在資產階級略取世界之第一線的優秀之技師的他對於資產階級之一時的歷史的使命，却不能瞞住不說。

他一生的根本觀念是在主張保證各人能夠最自由地發展他的才能。在過去，把人類作爲農奴和工銀勞動者而加以榨取。現在呢，只有自然，只有地球成爲榨取對象的時期是到來了，這是一切的人們都須工作的，所以人人一致聯合的時期是到來了。產業已不是榨取人類了，只有人類的榨取自然，同時，政府從此也不是管理人類，而是管理事物了。這才是新基督教所主張的無產階級之道德的，肉體的向上，這才是已經住在地球上之人們的幸福，這才是舊基督教所區別之肉和魂的一致。在聖西門之天才的豫見中，尙是混雜着資產階級的乃至教主政治的粗笨見解。然而由他所投下的種子對於後年的社會主義，在種種領域，都表示出豐

穫的作用。從他那充滿了矛盾思想的世界中，不絕飛散出好像輝煌的星光那樣之豫言的啓示。

傅立葉是比聖西門更偉大之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家。他見到在一切政治上的變化時，繁榮的只有資本家。他又見到商業是怎樣地從領地的沒收，大陸組織和供給法蘭西軍以武器被服及糧食，簡單說是從拿破崙——革命的權力者及其後繼者——的一切政策方面不絕引取利益。對於商業組合，對於商業的封建主義，他放射了最最銳利的矢。不過傅立葉也是從大革命之理想的前提方面出發的。他是站在法國唯物主義的基礎。他承認一切人類的性癖及本能都是良善的，想在這些合理的滿足上，建設自己的新社會。

這個社會是那空想的嘗試。自然，我們對於他那奇妙的敘述，也不能一笑置之的。我們承認傅立葉由批評當代文明給這個領域開了條新的道路。他痛烈地，徹底地說，這個文明是不絕新創造的。他自始便指示說，貧困在文明中是從過剩中生出來的。他猛烈地嘲笑資產階級的結婚。他以為婦女解放的階段，就是一般的解放之自然的尺度。

雖然都是夢想，但聖西門和傅立葉終於是革命的思想家。不過他們的追從者和後繼者却

成了反動家。他們都是從有產階級出身的。聖西門在他死後（一八一五年），便出現多數的刪述者，七月革命後，大大地活動於社會的舞台上。然而聖西門主義一遇到實際革命的試金石，便陷於四分五裂。指揮秘密政治結社反對波爾（Bourbon）王朝復古黨的巴薩爾，用政治宣傳的方法擴大聖西門的學說，由此承認國家的權方。反之，亞富德是從事學派之教職的宗教的組織，提倡肉的再生。生於銀行家之家庭，自身也從事某種銀行事業的亞富德具有若干豫言者的風格。他一生沈溺於幻滅中，在這一點他是在巴薩爾之上。

後來，從這個學派中，生出多少健康的要素。其中有一位是巴薩爾的舊同志比希哀。他給聖西門主義宗教的要素附加了實踐的傾向。他想用平和的手段把基督教道德的聖約實現於社會的領域。依他說來，工人須創立產業的同胞主義。比希哀不是爲了使各個的工人變爲企業家，而是爲了從工銀勞動的組織中解於工人階級，深深囑望於工人階級的連帶精神。他想喚起良好的同志感情，將各人純粹儲蓄的一部分形成共同資本，作爲階級全體所有之不分讓的財產，徐徐地將一切職業的工人融合於同胞主義下。這個計畫是基因於完全不懂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本質。雖然這樣，聯合觀念的普及在法國工人階級間還是起了強力的作用。

隨着這學派若干會員的進出，亞富德導引聖西門主義到不名譽的滅亡。當一八三二年六月發生市街戰時，聖西門主義者之夢想家的共同團體隱匿到僻遠的鄉間去。聖西門學派從此分散，有的是走到了傅立葉那邊去。

傅立葉也和聖西門一樣，是於極貧中死亡的（一八三五年）。傅立葉主義雖在更狹的範圍內的引起較少的反響，但因此牠的繼續性反爲勝過了聖西門主義。不過到最後，牠也終於滅亡了。一部分爲了實現傅立葉的烏托邦，作沒有結果的嘗試，一部分竟是去反抗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馮文在許多的關係上似乎更是狹窄，但在對於經濟的認識站在較高場所一點上，他是和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不同的。在法國，大企業尙未發達，在英國，大企業當時已經足使市民社會的一切基礎革命化了。只有大企業能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敵對——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導引到最後的一線，只有這樣，才能創出征服這個敵對和這個矛盾的方法。馮文的實際試驗，是從成爲社會革命之端緒的工場組織方面出發的。和傅立葉相接觸的地方，例如分業之破滅的結果，即工人的退步和工作質態的低下被更多樣，

更短時間之勞動的手段，所排除的要求等，使得在批評英國比較發達的現象時給他了優先權。傅立葉只想在自己空想的法拉斯幾爾遂行他的理想，渦文則是從大企業開始的。他的慧眼發現出未來社會的教育。這是對一定年齡以上的孩子，施以生產勞動的教育，這不單是增加社會生產的方法，而且是廣汎地創造高度發達之人類的唯一方法。

就原理方面說，渦文也和傅立葉一樣，是依據十八世紀之法蘭西唯物論的。他在人類中見到他那自然傾向和圍繞他之條件的產物。英國的產業革命給他確信自己所主張者是優秀的機會。從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二九年間，他在紐拉克經營巨大的紡績事業。他從那些因工銀惡劣，工時過長和女工童工的無限榨取的結果，而墮落而頹廢的工人二千五百人，組織模範的部落。他所取的手段是十小時工作和良善的青年教育，一般說來，他是爲工人創造合於人類的條件。他所引起的良好給果是喚動了全歐的注意。王者們紛紛以高貴的博愛家這個名義相贈。俄國皇帝也宣稱他自己是渦文的保護者。就是默視萊茵地方產業上之嬰兒虐殺的普魯士王也以金徽章和愛慕的信送給他。然而，在實際上，加於渦文頭上的月桂冠，一到他開始走進他的道路時，便變得萎靡色衰了。自紐拉克所得到的結果，一些也不能滿足他。即工人依

是他的「奴隸」，離開映在他頭腦中的狀態即人類發達的最終目的，還是遙遠得很。但在又一方面，這二千五百的工人爲社會所產出的巨大財富勝過了半世紀不到以前說不定要六十萬人才能產出的財富。渦文自問說，二千五百工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九十萬人所消費的財富間之差異是怎樣呢：這個回答是很明白的。即這個團體除了對於收入資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息外，更以三十萬磅以上的純益付給了紐拉克的所有主們。從這個見地出發，渦文遂到達了社會主義。這種大企業的強大生產力。在現存的條件，只能使個人富有而陷大衆於奴隸化，但渦文想用牠來作爲新社會的槓杆。即這個生產力作爲共有財產，爲全人類的共同福利而運用。渦文以爲創造這種社會的大障礙是「惡的三一一致」，即絕對宗教，私有財產和結婚的破棄性之三一一致。他充分認識危險，起作反抗，實際上使他喪失了一切。社會把他放逐，新聞紙向他攻擊。他的財產在小規模地試驗社會主義社會的端緒中完全化盡了。這種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盤中的試驗，必然地會得歸於失敗的。雖然這樣，但是於此也能見出主唱者們手腕的巧妙和觀察的廣遠。渦文對於工作具有高深的知識，明白詳細的技術。描出了自己之殖民地的計畫。他的勞動商店是用以一小時的勞動爲一單位之勞動券的方法來交換勞動生產物的設備，

他豫想由此直接把勞動社會化，而完全地撤廢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

漏文於實際的方面是從大企業抽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同樣在理論的方面是從尙是以科學的客觀性來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古典的代表者們那裏抽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這種社會的財富是由商品成立的，而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個謎，所以關於牠的決定一事，從十七世紀的末葉起，成了英法經濟學者爭論之點。後來有利加圖出來說明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他的主著上，證明這個法則同樣地支配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然而他說出了一切社會勞動的生產物都是分配於三個階級之間——地主(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銀)之間——的事實。這樣說來，依然是殘存着很大的矛盾。要是生產物的交換價值等於包含了牠的勞動時間，那麼在這個時候，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必須是等於牠的生產物。換句話說，工銀必須等於勞動生產物。但一方在現實上，工人的報酬只限於由社會的生產物中扣除地租和利益以後的殘餘部分。一切價值的生產者在大企業時代是陷於比任何時期的工人階級都來得悲慘的狀態中。如果要真是幫助他們回復他們的權利，那只有給與了他們以他們之勞動生產物的全部價值。

湯文以爲用自己的勞動貨幣來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勞動時間是價值的標準，那麼在這個時候，其他表面的標準——金——究竟是什麼呢？因爲一切其他的商品只有在這個商品上決定了自己的價值，交換價值成爲價格，勞動生產物分割爲地租，利益和工銀。然而湯文因爲很能理解生產之資本主義方法的內部機構，所以不想把商品生產照舊放在一切其他關係中，便能以自己的勞動券來驅逐了貨幣。爲了消滅地租和利益，必須將私有財產變更爲共有財產的生產手段。在達到這個最後目的前之過渡的階段中，活動的有湯文的勞動商店。這是一個空想鄉。因爲由這種小試驗的方法。是不能傾覆了現存社會的。

湯文對於工人階級，比較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接近得多。他爲了這個階級，不單以紐拉克的活動爲限。至少，關於英國工場法和工會運動的存在，大有負於湯文之指導的努力。湯文又煽動無產階級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戰。他這時已備受了後來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戰者所慣常遭遇的命運。自集會的被禁以至生命和健康之個人的脅威。然而湯文終由猛烈的憲章黨運動和以政權爲目的之勞動階級的鬥爭中退縮了下來。他力主藉助平和的宣傳來說服了有產階級。他不很信任無產階級，因爲在他熱心活動那時代，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

湯文的弟子們更是加甚。果然，哀波來曾經發表過確信支配階級沒有理解偉大真理的能
力。但這並不足以使他認可了工人的政治運動。依他的一旅喀布來的意見說，憲章黨運動只
是證明了無產階級沒有能力足以掌握自己的任務。他們療治社會病害的唯一方法，是他們在
頭腦中所想出之福利的方法。湯文的追從者成了崇拜湯文為絕無謬誤之豫言者的一派。隨着
憲章黨運動漸漸發展而為革命的，湯文主義者漸漸處身而為平和的。他們就是和大衆間失去
了連鎖，也是不足驚異的。湯文主義是完全縮小而為陶醉於「自己目的」的團結，宗教的自由
思想人之一團了（墨爾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

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近世社會主義從他的內容說來，則一方面為現在社會內部所存在的有產者與無產者，資
本家與勞銀勞動者的階級的對立之產物；他方面則為認識生產界的無政府狀態之產物。但是
，由其理論的形式言之，則近世社會主義乃是十八世紀法國的諸大家所主張的諸學說之後繼
者——不過較彼更前進的，更徹底的而已。所以，雖其根本完全基於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之

上，近世社會主義亦與其他的一切新學說相同，總有與先存的一一切的思想的材料互取聯絡的必要。

在法蘭西，爲對於將到的革命努力於啓發人心之諸大人物，皆置自身於極端的革命家的立場。他們對於一切的外來的權威，——不問其種類如何，——皆予以否認；宗教，宇宙觀，社會，國家制度以及一切的事物皆付於無假借的批判台上。一切的事物若不在理性的裁判席之前，立證牠自身的存在理由，就非自裁此後的存在不可了。理性成了對於一切的事物的唯一的尺度。這誠如黑格爾(Hegel)所說的：世界是被立於頭腦的時代。這話的意義第一是；要求人的頭腦與這頭腦的思維所產生的原則應爲人的行爲與人的結合的基礎。但是這第一意義到後來漸形擴大，就是與上述的原則相矛盾的現實(Realitate)實際上應受上下的顛倒。從來的一切的社會形態及國家形態，一切的傳來的舊思想，這種都應當作不合理的東西看待而投棄於垃圾桶去。世界從來只由偏見導來的。過去一切的事情只值得憐憫與侮蔑。現在呢，太陽的光，理性的王國方纔出現了，迷信，不義，特權，抑壓，從今以後將由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基於自然的平等及人類不可分的權利的出現而被廢除

然而我們是明瞭的，這理性的王國是不過資產階級的王國底理想化。這永恆的正義當作一個資產階級的正義纔算實現了的。這平等只歸於在法律之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而已。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是當作一個最根本的人權之一而被宣言了的。理性國家，盧梭(Rousseau)的社會契約說雖是實現了，但牠的實現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如此，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輩，亦與其先行者相同地總不得超越於自己的時代底制限的重擔。

然而，封建貴族和其餘的一般社會的代表者商工市民間的對立之外，同時尚有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富裕的遊惰者與貧困的勞動者間的一般的對立。有這樣的事情，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所以能夠標榜自己不但代表特殊的一階級，而且是代表一種惱於疾苦的人間全體。但是，資產階級隨牠自己的發生就負擔了自己的對立物；資本家沒有勞銀勞動者是不能存立的。所以，像與中世的同業組合的商工市民發達到資產階級同比例地，無產階級是從同業組合的弟子，職人及組合外的日傭工而發達起來的。如此，大體上資產階級當他與貴族爭鬪之時，雖有主張這戰爭同時地是代表當時的諸勞動階級的利益之權利，但是在各個的資產階級的大運動之內，依然地存在着近世無產階級的多少地發達了的先驅者的階級之獨自的爆發。例如在德意

志則宗教改革(Reformatio)及農民戰爭(Bauernkrieg)之時有再洗禮派(Widerstaener)及繆再爾(Thomasmueller)。在英國的大革命之際，有平等黨(L'Égaux)；在法國大革命之際，有巴勃夫(Babouin)對於這個未發達的階級之革命的叛亂，發生了與牠相照應的理論的表現；就是十六十七世紀有理想的社會狀態底空想的描寫，在十八世紀已有直接的共產主義的學說，而平等的要求亦已不專限於政治上的權利，已經擴大至個人的社會的地位了。要被廢除的不單是階級的特權，却是階級差別的本身。所以，禁欲的，否認一切人生的快樂的，結合於斯拍爾脫(Sparta)的共產主義是這個新學說之最初的表現形態。其次就出現了三大空想家。聖西門(Saint-Simon)他以為資產階級的方向與無產階級的方向同樣地有幾分的意義；傅立葉(Fourier)及馮文(Owen)——他生於資本家的生產最發達的國家，且受着由此所生的諸對立之影響，所以他所唱導的階級差別的廢止是直接地與法國的唯物論結着關係而組織地發展起來的東西。

他們三人有共通的一點，就是皆不是當時歷史地產出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之代表者。他們與啓蒙學者相同地，不是先想解放特殊的一階級，却想一舉地去救出全人類。他們又是同樣

地想實現那理性的王國及永恆的正義。但是，他們的王國與啓蒙學者的王國相比較，則有天壤之別。在他們，基立於啓蒙學者的學理上的資產階級社會已不是合理的正義的東西，因而這與封建制度及一切前時代的社會制度同樣地應該投棄於圾垃桶內。所謂真實的理性與正義所以迄今不能在這世界實現的原因，他們以爲是在於不能認識牠們。從來最所缺乏的天才的個人，現在恰已出生了而且認識了這真理；而此天才所以至今纔能出現與此真理纔能被人認識了的原因，他們却不以爲是一種從歷史的發展之連鎖而必然地所發生的，亦不可避免的事情，却只以爲這是一個幸運而已。所以，假使這天才誕生了於五百年以前，那末，他們以爲救助了人類在這五百年中所受的迷妄，鬥爭及苦悶，也未始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們已經曉得那十八世紀的的法國哲學者輩——即革命的先驅者——如何訴說理性爲萬物的唯一的審判者。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是應該建設的，與永恆的真理性相矛盾的一切的事物是應該無假借地排除的。而且我們同樣地也已經知道那永恆的理性在牠的現存狀態中不過是當時發達到資產階級的中流市民底理想化了的狀態而已。當法國大革命現在實現化了這理性的社會，理性的國家之時，這新制與以前的社會狀態相比較，當然地確爲合理些的了。

但是這仍不是什麼絕對的理性的東西。理性的國家完全地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在恐怖時代中得到了牠的實現；在這恐怖時代中，但是，失掉了自己的政治能力的市民階級不得不先向執政官的腐敗之中去逃避，終至隱居於拿破崙的專制政治的保護之下。所謂永遠的平和至此變化到無際涯的征服戰爭了。理性的社會仍不能經驗到較善的狀態。貧富的對立不但不能在社會底一般的繁榮之中去融和，反因下述的原因而格外地尖銳化了：一即因廢除了兩者間的渡橋之基爾特及其他的特許制度，又及有緩和兩者間的對立之任務的教會的慈善事業而格外地尖銳化了。『財產所有的自由』雖免去封建制度的桎梏而實現了，但這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祇是被大資本家及大地主的壓倒的競爭所擊敗，而自賣其小財產於大戶人家（Grossbörsen）之自由，因而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不過是一種『離開財產的自由』而已。如此，在資本家的基礎上的產業的繁榮要以勞動大眾的貧困與悲慘為存續社會之條件了。依克拉蓄（Ockelme）的表現，純然的盤算（Die bare Zahlunge）漸為社會的唯一的紐帶，犯罪之數與年俱增了。從前白晝公然地所行着的封建的罪惡雖不會絕滅，但總算逐到於暗黑的後方；不過，替此而起的，就是從來祕密地所行着的資產階級的罪惡現在却開花結子地繁茂起來了。商業

漸漸地變為詐欺之術；革命時的標語——博愛——在競爭的戰場中變成奸策和嫉妬而實現了。暴力的厭服雖消失了，不義不德却替此而興。社會的第一勢力的武力雖已隱居，黃金却代此而膨脹了。初夜權由封建的領制移到資產階級製造家了。賈淫的擴大及散布至於前代未聞的高度。婚姻本身與從來相同地繼續公認的合法的形式，——那賈淫的公許的外套，——但增加了無數的姦通。總之由理性的勝利所產生的社會上的及政治上的諸利益，若與彼輩啓蒙學者的燦然的期待相比較，不外一幅苦痛的失望的漫畫而已。所以，所缺乏的只差一個能明言這失望的人物而已。然此種人物却與世紀的轉迴同時地出現了。一八〇二年聖西門發表他的蓋甫書簡 *Œuvres posthumes*。一八〇八年出現了傅立葉的第一著述——雖然他的學說的基礎附着一七九九年的日期——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馮文着手他的 *Le Nouveau Languet* 的工場經營。

但在當時，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伴隨於此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尙未充分地發達，蓋大工業纔在英國開始發生，法國還不曉得這個東西。但是，大工業在一方面雖發展一種以生產方法的變革及資本家的性質的除去為絕對的必然性之矛盾——不僅僅限於由大工業所產生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還是有由牠所生的生產力與交換形態的矛盾，——然他方面却在

物自身的巨大的生產力之中，發展一種可以解決這矛盾的方法。所以，若以一八〇〇年爲新的社會制度開始發現矛盾的時代，那末，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格外可說也同樣地存在了。在恐怖時代中，巴黎的無產大衆一時掌握了支配權，這使資產階級革命——雖反於市民階級的本意——得到勝利，不過他們自身，由此一舉，只證明在當時的狀態之下，要想維持他們的支配權是怎樣地不可能的事情而已。纔從這無產的大衆分離出來而將開始將自己形成於新階級之根幹的無產階級，在當時還完全地缺乏獨立的政治運動的能力，只得將自己作一個被壓迫的受着困苦階級，——因此階級還沒有自助的能力，所以非有外部或上方予以援助不可。

這個歷史的狀態亦影響於社會主義的創設者。未熟的學說照應於未熟的資本家的生產及未熟的階級狀態。當時還潛存於未發展的經濟關係中之社會問題的解決法，他們不得不用腦力去製造出來。社會只提供惡事和壞事，要想除滅這惡事乃是能思維的理性之任務。這樣，所以有發明全完的新社會制度——用宣傳方法，可能的時候用模範的實例——從外部去強制社會的必要。但是，這新的社會組織開始就是完全的空想底產物，所以牠的細目愈臻完備，愈不免於純粹的幻想。

確定了這一點，對於這個屬於過去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無議論的必要。我們可任此事於世間的羣小文士去嘵舌，任他們去嚴肅地熟慮那使人微笑的幻想，又可任憑他們對於那『狂的思想』去誇耀他們的素朴的思維方法的優越。我們則寧願歡迎那打破幻想的外殼而到處流露出來的且為俗物者流所不能認知的獨創的思想之萌芽及思想。

聖西門(Saint Simon)是法國大革命之子，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還只三十歲左右。這革命是第三階級——即從事於生產和商業的勤勞的國民大眾——對於怠惰階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然而第三階級的勝利，實質上只是這階級中的一小部分的獨占的勝利，即這階級中的有特權的社會層——即有產資產階級——的政權獲得；這是事後就暴露了的。實際上資產階級所以成就了急激的發達的，是在革命的進程中沒收了貴族僧侶的土地而賣與民間的投機事業及由軍需供給者對於國民所行的詐欺手段的結果。而這詐欺師等的支配是使執政官時代的法國和革命頻於滅亡的，而且予拿破崙以實行政變的口實的東西。所以，在聖西門的頭腦中所謂第三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對立是一種『勞動者』與『怠惰者』的對立。這『怠惰者』不單是曩昔的特權者，亦是不參加於生產及商業而祇以利息為生活的一切之人；又『勞動者』

不只指勞銀勞動者，亦包含製造業者，商人，及銀行家等。這種種的怠惰者失掉了精神的領導及政治的支配者的資格老早就明白了的，不過因革命而愈決定了他的最終的沒落而已。又無產者沒有這個資格，聖西門以爲由恐怖時代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那末，誰配做支配者領導者呢？依聖西門，科學與產業二者應由新宗教的紐帶結合起來，去回復自宗教改革後久被破壞了的宗教思想的統一，——這是必然地帶着神祕的而又嚴密的有體統的『新基督教 *le christianisme*』。不過，此地所謂科學是指學者，所謂產業就指着活動的資產階級，製造業者，商人及銀行家等輩。所以資產階級應變爲一種官，公吏，一種社會的信任者，但對立於勞動者而保持命令權及經濟上的特權的地位；尤其是銀行家，因能調節信用，應當擔負那社會的生產底總體之管理的任務。——這個見解照應於當時的法國之大產業及由此而生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變形發生的狀態。但是，聖西門特別地方說的是如次的一事：到處地而且時常地惹他注意的是最多數的亦最貧困的階級之連命。(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

聖西門在他的最初的著作『蓋甫書簡』上，就有『一切的人應該勞動』的提言。他又在

同著中明白地說：恐怖時代是無產大衆的支配。因此，他對民衆說道：『看，當諸君的同志支配有法蘭西的時候，生起些什麼東西？饑餓不是他們贈呈你們的麼？』但是，他承認法國革命是階級鬭爭，而且承認牠不僅是貴族與資產階級的，還是貴族和資產階級與無產者間的，階級鬭爭；這在一八〇〇年的時代，不能不說是天才的發見。一八一六年，他定一個政治爲生產之科學底解釋，預言政治的全發展依存於經濟。經濟狀態爲政治的組織的基礎之思想雖尙在萌芽時代，但統治人民的政治的支配性應被轉化於物的管理及生產過程的經營，和至近來纔被議論紛紛的『國家的廢滅』問題，已經在此地明瞭地說明了。更於一八一四年聯合軍侵入了巴黎的以後，及一八一五年百日戰爭之間，提唱英法同盟，及此二國與德國的同盟爲唯一地保證歐洲的繁榮的發見及平和，這又是他優越於同時代的人們的證據。因爲，在一八一五年的當時主張與英國——在滑鐵盧(Waterloo)戰勝法國人的英國——去同盟，實在要有深刻的歷史的先見與多大的勇氣。

我們若於聖西門的博大的天才的眼界之中，發見了後代的社會主義者所唱導的一切思想——雖非嚴密地經濟的——都被萌芽地包含於他的思想之中，那末我們可在傅立葉處，發見

那純法國式的穎敏的但不因此而減少深酷味的社會狀態的批評。傅立葉率直地捉住資產階級底，革命前的他們的熱狂的預言者底，及革命後的他們的偏頗的頌德者底，言語；毫無假借地摘發資產階級的世界之物質的及道德的醜惡，並指摘那前代啓蒙學者的燦然的期待——只應行着理性之社會，到處充溢於幸福的文明，人類的無限的完成——及該時代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之美言麗句；他又指示那最有光彩的言語到處與那最足悲哀的現實相照應着的事實；用痛烈的譏嘲，罵倒那不可救藥的文飾的大失敗。傅立葉不僅僅是一批評家，他的常住的平靜的氣質使他成一個諷刺家——而且是古往今來的第一個大諷刺家。他以有力有文的筆致描寫那與革命底沒落同時地興旺的詐欺的投機及在當時的法國商業界各處所流行的商人風氣。更勝一段的是他對於兩性關係底資產階級的形態及無產階級社會底婦人的地位的批評。在所與的社會，婦人解放的程度如何是一般的解放底自然的尺度，這是他最初地喝破的話。

革命的暴風在法國的全土上狂吹着的時候，在英國則有較平靜的，但不因此而見微弱的。大變革進行着。蒸氣及新機械將手工的製造業變化到大工業，由此一事將資產階級社會的全地盤革命了。手工的製造業的遲緩的發達變化到生產界的真的狂風暴雨時代了。社會因不斷

地增大的急速力，分裂於大資本家及無產勞動者；在兩者之間，代替曩昔安固的中產階級的是不安固的職人和小商人的大羣；他們是全國民中的最易動搖的部分而繼續那無常的生存。這新生產方法還是在牠發育期的開始，而且在當時的狀態下實爲唯一可能的正規正常的生產方法。但是，牠已經產生了迫切的社會的害惡。即大都市的貧民窟底放浪者的羣集；一切的風俗習慣的拘束力，上下主從的關係及家族關係等的弛緩。勞動過度，尤其是到可恐怖的程度的婦人小兒的勞動過度。勞動階級由鄉野至都會，由農業而至工業，由安固的生活一變而爲日日不定不安的生活；總之，因急激地投陷於完全新奇的狀態中，發生了一般的墮落。這時候，出現了一個社會改良家之廿九歲的青年製造家。這人有像小兒的，却可說是崇高的，純情的性質，而同時地賦有指導人類的稀有的天稟。他——就是渦文——相信唯物論的哲學，以人的性格一方面雖爲遺傳的產物，他方面却是在生存中，尤其是在發育期的環境的產物。他的同階級的人們，看了產業革命時的紛亂與混沌，大抵都想混些漁夫之利（Gut mit Eiben zu fischen）做一個暴發財主。但是他却於其中，實行得意的理論，欲由此建立秩序於混亂之中，他起初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爲一個使用五百人的勞動者的某工場底支配人（Direktor）

Robert)，試練了自己的理論，得着很好的成績。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九年爲止，更於蘇格蘭的紐拉克(Nos. Lark)以合股公司的業務擔當者的資格與前同樣地，但保有更大的活動的自由經營了一個大紡織公司(Baumwollspinnerei)，得了很大的成功，博着全歐洲的名聲。本來他的勞動者是由種種雜多的分子合成的，并且其大部分是最墮落了的人們，漸次增加到二千五百人的多數；但是他把這些都感化了，造成一個模範的殖民地；沒有爛醉者，警察官，裁判官。打官司，救貧法，慈善等等都絕然不聞了，這完全是由於置人於人的境遇之中，尤其是配着注意去教育在發育中的兒童的結果。他是幼稚園的考案者，最初開設於紐拉克。小孩從二歲起入幼稚園，因爲在園裏可以愉快地過活，大家都不願意歸家。又他的競爭者使職工一天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而在紐拉克却只使勞動十時半，當棉花貿易起了恐慌，休業至四個月之久的時候，他的勞動者於這全期間仍舊領着勞銀的全額。雖做着這麼樣的事情，而公司方面於價值上增加至二倍以上，對於股東最後地也配當了許多的純益。

這種種都還不能使過文滿足；他爲勞動者所造出的生活，映在自己的眼中的，依然還不像像人的生活。『他們終歸是我的奴隸。』他所給予勞動者的比較的良好生活狀態，還完

全不能使他們的性格及智力有全面的合理的發達，何況使他們自由地發揮各自的才能呢？「然此二千五百人分的勞動，若在約半世紀以前的時候，恐怕要費六十萬人的人數，方纔能夠爲社會產出這麼樣大的富厚吧。因此我問我自己，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富與六十萬人所應消費的富底差額究竟怎樣了呢？」這答案是明白的，就是當作工場所有者之放下資本的五萬利子及外加三一萬鎊以上斯得林(sterling)的純益。這是紐拉克工場的事實，其他的英國之工場當更增加的是不難想見的了。「假使沒有了這機械所產生的新的財富，那末，顛覆拿破崙與擁護貴族主義的歐洲戰爭到底不能遂行了的。而此新的力量就不外勞動階級所創造的東西！，所以這新的成果應該屬於他們。從來只用這新的強大的生產力去富庶個人及奴隸化民衆，然在渦文看來，則這個生產力是建設新社會之基礎，而且應當將牠作爲一切人的共有財產，只許爲一切人的共同福利纔去運用牠。

渦文的共產主義如上述地完全是純然的事務的也可算是由商業的打算的結果。這純然地貫着實際的特質。所以，當他於一八二三年爲救濟愛爾蘭的困窮所提議的共產殖民地案的時候，對於其建築費，年年的支出及預想的收入都編成了完全的預算。如此，他對於將來的明

瞭的設計，自其細目之技術的考案起至本而圖，前面圖，側面圖及鳥瞰圖爲止，都依專門的智識而做成的，所以渦文式社會改良案若一旦被採用了以後，則對於其細目的個條，從實際的見地決不能施以非難。

渦文的進出於共產主義是他的生活的轉迴期，若他祇止於博愛家，則他只獲得了財富，稱贊和榮譽而已。他在歐洲是最有人望的人物，不但他的同階級的人士，就是政治家，王候也以贊意去傾聽他的議論過的。但是他一旦標榜了共產主義，形勢就忽然地一變了。他以爲障礙社會改良的三大制度是有私財產，宗教與現行的婚姻制度。攻擊了這三種東西，他所應遭遇的不外公社會的破門，全社會地位的喪失，這是很明白的事，但他對於這些却不顧慮地繼續他無所客氣的攻擊，終歸受了那預期的壓迫：被公社會追放，被新聞紙所默殺；而且加上了他犧牲全財產所建設的亞美利加的共產的實驗的失敗。其後就直接地對着勞動階級，在他們之中繼續此後三十年間活動生活。所以，英國的一切爲勞動階級的利益的社會運動及實質的進步皆與渦文的名字相連結了。他於其後五年間的奮鬥，在一八一九年始獲得關於制定在工場的婦人小兒的勞動的制限之最初的法律。他又爲英國的一切勞動組合統一於一個大同

盟時的最初的大會之議長。他又發起一個共產組合——消費與生產組合——以爲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過度的方策。這個事業，至少地在一方提供了商人及製造家都爲可省的人物的實證，他方面他又開設勞動賣店，建立以勞動時間爲單位的勞動紙幣去交換勞動生產物之方法。這個計畫當然是必然地失敗的運命，但是預見了後年的蒲魯東 (Proudhon) 的交換銀行。不過所差的，馮文不是以此爲改良社會害惡的萬能藥，只以此爲一種正有根本的根本的社會改革的第一步而已。

從這時以後，社會主義已不是從某某天才的腦中所偶然地發見出來的東西，牠是歷史地發生了的二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鬭爭的必然的結果，牠的任務已經不是在於想出完備的社會組織，乃是研究使這二階級及對立必然地發生起來的歷史的經濟的經過，并在由此所造出的經濟狀況裏去發見解決這矛盾的手段。像法蘭西唯物論底自然觀不能與辯證法及近世自然科學相容納一般的，從來的社會主義可是亦不能與這唯物史觀相容納。從來的社會主義雖也曾批評這現存的資本家生產方法及其結果，但因不能說明，所以不能去處理，只以牠爲惡的而排斥之而已。所以牠(從來的社會主義)對於與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勞動階級

的榨取愈覺得猛烈的情怒，則愈不能明瞭地去說明這榨取究竟成立於什麼及爲什麼纔能發生的。因爲，要說明這個，一方面非明示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歷史關係及在一定的歷史的時期中的這生產方法之必然性。因而有明示其滅亡的必然性，而他方面則有剔抉還被隱蔽着的資本家生產方法的內的特質之必要。剩餘價值 (Mehrwert) 的發見就是造成這後者的偉業。依剩餘價值說的證明：——不給 (Ungelohnt) 勞動的佔有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在此底下所行着的勞動者的榨取底基礎；又資本家雖以全價值去買收當作一種市場上的商品的勞動者的勞動力，但仍從勞動者榨取着比給付了以上的價值；這剩餘價值結局構成價值總額，而在有產階級的手中所堆積着的不絕地增加起來的大資本就是由此產出的。資本家的生產的及資本的生產的行程就可由此說明了。

這二大發見——唯物史觀和依剩餘價值而暴露了的資本家生產的祕密——我們實應歸功於馬克思。有這大發見，社會主義方成了科學，其餘的只是完成這細目及其諸關係而已。

社會主義理論與無產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也是和工人運動同時勃興的。然而這並不發達於無產階級方面。不用說，社會主義也和工人運動一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同樣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榨取陷工人階級於貧困而出現的。然而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抑壓——要是在多數工人所住居的地方隨處自然地發生的話，那麼社會的勃興已可豫想到現存社會機構之本質的深切理解了。在一切社會主義學說學的根底上都橫着現代的貧困在資本主義存續的範圍內到底是不能排除的，這個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只有消滅了私有財產才能沒有貧困等自覺。一切社會主義體系在這些地方是一致的。他們所分歧的只是在決定消滅私有財產的方法和取而代之的新社會之財產的見解等方面。

社會主義者的期待和計畫有些是非常幼稚的。橫於這些根底上的理論，在十九世紀最初的十年間，是完全及不到無產階級之社會的認識。當然，只有能夠站在無產階級的見地上而觀察資產階級社會者，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見解。但這種人同時必須要有學問的教養。而這種學問的教養在當時又是僅僅爲資產階級的所有物。要是工人運動在資本主義的某種發達階段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地盤上到處自然地而又必然地發生了的話，則社會主義的勃興必是和難



能遭遇的幾個條件相符合的。在種種場合，社會主義最初只能發生於資產階級。在英國，直到最近，社會主義的宣傳還是特別由資產階級中所進行的。

於社會主義這樣的發生中，往往有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見出了矛盾的人。但這只有在資產階級於某種時期和場合階級地所有了社會主義，或是馬克思不容許無產階級中人在某種條件的影響下能夠接受無產階級的見地時，才稱正當。

馬克思常常確切地說，只有工人階級是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機構的唯一力量。用他的話說來，無產階級只有靠自己才能解放了自己。但這決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能指示到解放之路。

要是廣汎的工人運動而沒有牠的指示者，那麼社會主義便沒有何等實際的意義，這一點現在已沒有議論的餘地。但到了工人運動能夠接受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時，始能使所有自己的力量得到發展，這也是很明瞭的事。

社會主義決不是超越了時空的，決不是和一切階級對立相獨立而具備何等倫理體系的產

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外是關於站在無產階級見地上之社會的科學。然而科學不僅在滿足我們的知識慾，牠又遂行了經濟的目的，即精力的節約。科學是使自己的力量能夠更便宜地運用，由此教示獲得最大限之所與的條件。在科學發達之初期的階級段，意識地，直接地把牠利用到節約力量的目的上。隨着科學次第發達，遠離了牠的出發點，許多的中間連鎖逐漸漸繫住了科學的研究及其實際的適用。這種連鎖並不消滅，只是難以識別罷了。

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也是一樣，社會主義使無產階級最能便宜地利用自己的力量，發展大量的精力。牠那發達的階級越高，把握現實的程度越深，越能美滿地克盡自己的任務。

社會主義的理論決不是書齋中學者們任意的誤樂，恰恰相反，牠在鬥爭的無產階級說，是具有偉大之實際意義的。

無產階級的主要武器是在結合一切工人大衆於強有力的自立組織，而這個組織是脫離了所有資產階級影響的。然而無產階級也只能靠社會主義理論的助力，才能成就這個結合的工作。只有這樣，始能從種種無產階級層之雜多的利害中，撰出無產階級的共通利害，劃然地而且斷然地從資本主義世界區別出無產階級來。在工人大衆中自然地勃發對於資本主義的反

抗，連何等理論都沒有。原始的工人運動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能力的。

現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間必須融合的條件已是到處存在了。至在十九世紀最初的十年間，尙是缺乏這種條件。

當時工人大衆對於發達中的資本主義的壓迫，因在強力的高壓下，差不多不能有何等的反抗。他們連以最原始的形式來防禦差不多也是不可能。社會問題的真實研究，因此連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

所以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在由資本主義所引致的貧困中，單是見到了一方面——牠那壓服的傾向——，對於另一方面，即在無產階級中所喚起之革命的傾向，却並沒有注意到。

據他們說來，解放無產階級的唯一力量，是奇特之資產階級的同情。他們希望在資產階級中能夠發見足以實現社會主義政策的同好之士。

在資產階級博愛家之間以滿腔同情歡迎這種社會主義的宣傳。就是資產階級，也不盡是苛酷的人。貧困在資本家中引起同情，因貧困而不能爲自己引致利益，遂進而找求救濟。要是資產階級不惜對困苦無產階級抱同情，那麼鬥爭的無產階級實是陷資產階級於苛酷。

資產階級感覺到被無產階級掘毀存在的立足點。無產階級的請願雖受到資產階級的同情，但要求却遭遇到苛酷的敵意。因此工人運動就是在烏托邦主義者之間也引起了不滿。這是因為他們所嚮望的要素即奇特的資產階級的同情是大感威嚇了。

當時一般地不信任尚未自覺之無產階級的力量並意識到初期工人運動之缺點的社會主義者們，在工人運動中見出了遲滯的要素。因此，他們屢屢努力證明不向工銀勞動的整個組織——一切罪惡的根源——鬥爭，而單是指導為增加工銀之鬥爭的職業工會是怎樣地沒有用處，同時又宣言反對工人運動。

但轉換是徐徐地準備了。在四十年代，工人運動是大大發達了。因此由自己的階級層送出了許多富有才能之士，這些人體會社會主義的思想，承認關於社會之無產階級的科學。這些工人依自己的經驗，知道期待資產階級博愛家乃是完全沒有益處的。同時，資產階級出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也斷絕了對於資產階級的期待。自然，他們是不信任無產階級的。他們視工人運動為脅威整個文化的破壞力。依他們說來，只有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格。然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怖使資產階級屈服。他們見到無產階級的偉力

漸理解到工人運動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必然的產物，工人運動是跟着後者而日益發達。

這明白是一種的進步。然而從這些見解中，尙不能出現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社會主義的工人中就是有豐富才能的幾位，也缺乏建設社會主義較高理論的必要知識。這種理論，便是說，社會主義必須和工人運動爲有機的結合。他不過是體會舊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即烏托邦主義，把牠適用到自己的必要。

在這方面，接受憲章黨或法國革命思想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是成功了。後者，即接受法國革命思想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有特別偉大的意義。偉大的法國革命明白指示政治權力的獲得在一切階級的解放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強力的政治組織約各黨籍革命手段的幫助，得以占領了巴黎。經巴黎的仲介又占領了全國。還有當革命時，巴勃夫從這個事實得出純粹具有無產階級意義的結論。

巴勃夫的記憶在法國工人間是決不磨滅的。因此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說來，政治權力的獲得，是早已成爲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了。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也和法國革命的傳統相結納。不過，他們以爲革命是獲得資本主義之權力的手段，利益是很少的。他們是和向來的社會

主義者們一樣，絕不看重工人運動的力量。他們明白在小資產階級存在的基礎上橫着和資本相等之生產手段的私有。他們期待無產階級藉小資產階級的助力得以解決和資本間的問題。他們認共和國和普通選舉權是必要的，到那時候，國家權力便進入社會主義的路。

同這種迷信共和國者相對立的代表是路易柏郎了。他的思想更由若干的教授和觀念論者加以發展。

路易柏郎的國家社會主義有單獨流行的傾向，有時也帶了煽動的文句，這決不含有真正實際的意義。布浪葵和路易柏郎的傾向是具有這種意義的。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時，他們是占領到了巴黎。

他們的理論遭遇了強有力的批評家蒲魯東。他對於無產階級，對於國家，對於革命，都不信任。他本來也承認無產階級必須靠自己以解放自己。他又以為無產階級為了解放自己而戰時，更須為獲得政權而戰。因為在沒有團結權的場合，就是經濟鬥爭，也一定是和政治的鬥爭相結連的。蒲魯東為對於政權的鬥爭，感覺到絕望，所以他忠告無產階級，在達到解放的努力上，須避免一切鬥爭，只能利用平和組織的手段，例如設立互惠銀行，保險協會和

類乎這樣的機關。他對於職業工會的意義，好像對於政治的意義一樣，也是不很理解的。

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確立自己的立腳點和自己的方法時的十年間，工人運動，社會主義以及要把這些融合爲一的種種嘗試，都呈現了系統衆多的混沌狀態。這些都各各一部分的包藏了真理。但能包藏全部真理的，却是一個也沒有。所以遲早陷於不成功。

歷史唯物論的解釋遂成了爲這些傾向所不能成就的工作。於是，牠獲得了科學上偉大的意義以及在社會之實際的發達上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不論在科學的領域，或是在社會關係的領域，同樣是使得轉換容易了。

這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承認工人運動爲無力的。要使工人得到安全的生活，廢止一切的榨取，怎樣的方法最是適當呢？。工人運動（職業工會，爲獲得選舉權的鬥爭等）呢，還是……？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不能正確地理解。保證無產階級的生活，或廢止一切的榨取，這完全是同一的概念。問題的本質如下。即無產階級要走怎樣的一條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呢？階級鬥爭的理論對於這個問題回答說，是要走工人運動這一條路。

不用說，階級鬥爭並非立時可以建設保證無產階級的生活，或廢止了一切的榨取。然而

這個唯一的方法不只給各個的無產者防衛貧困。無產階級藉階級鬥爭的幫助雖同時增強了無產階級的榨取，但依然漸次擴大了自己之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力，即生長的偉力。不是用榨取的減少，而是用無產階級之力的生長來計量工人運動之意義的。既不是布浪葵的革命，也不是路易柏郎之煽動的社會主義，也不是蒲魯東之平和的組織，只有階級鬥爭，才能實現了社會主義，且又創造了當然實現的力量。進行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無限地發展組織和無產階級的活動，所有這些，由馬克思及恩格思說來，實為即不是無產階級而站在無產階級的見地上要求無產階級解放之一切人士所當做的工作。

無產階級之力的成長，結局是由資本主義的方法替代了生產之小資產階級的方法。資本主義增加了無產階級的人數。牠使無產者集中為巨大的團塊，擴大了他們對於社會的意義。但同時，資本主義由資本日益生長集中的道路，建立了生產之社會的組織之準備的條件。這個組織已不是烏托邦主義者從空想中所發明了的，這是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發達出來的。

馬克思和恩格思是由這樣的路徑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創作了動員自己之凱旋隊伍的出發點。

在社會主義沒有脫出資產階級的科學而獨立具有自身的科學時，這個工作是不能實現的。馬克思及恩格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們一般地都通曉政治的經濟學，但他們並不下何等的批評，照樣的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創作的形式，從這中間引出適於無產階級的結論，僅僅這點是和後者相區別的。

只有馬克思是開始對生產之資本主義的方法作獨創的研究。他明示如果不從資產階級的見地而從無產階級的見地以觀察資本主義，那便可以理解得異常明瞭而深刻。因為前者是局處於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後者是站在範圍以外或範圍以上的。

馬克思於「宣言」（一八四八年）上說明了自己這個新社會主義的見地後，又得到恩格斯的援助，在自己的「資本論」（一八六七年）中，實現了這個偉大的工作。

那時候，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尚未獲得偉大而又堅固的基礎。像現今無產階級那樣能接受這樣巨大的事業者是沒有。無產階級要根本改造由資本主義所建立的世界。幸運得很，無產階級並不是哈姆萊脫。他對於接受自己的事業，絕不抱着不平。他在那豪壯的偉大中，只是感到確信和力量。（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平 凡 書 局 出 版 新 書

社會科學大綱	馬克思傳	楊杏佛文存	世界社會史綱	中國農民與農民運動	民間問題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社會運及社會思想家	社會主義社會學	社會主義倫理學	現代日本講話	中國新史綱	乘桴集(詩集)	寒梅(長篇小說)	平凡叢書(十册)	
高希聖	郭元培	李季	楊杏佛	勃萊斯基	王伯平	薩可夫斯基	高希聖	郭真	唐基	考茨基	葉星	郭真	王璧	柳亞子	華漢
一·五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二·五〇

社會改造思想大綱	社會運動全史	社會問題大綱	中國經濟地理	文藝概論	教學法新論	新的作文法	第二貧乏物語	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	各國農民問題與農業綱領	社會主義與農民問題	馬克思傳(下)	俄國社會史綱	領事在國際上的地位		
楊杏佛	高希聖	郭真	趙一魯	章鐵民	王堅壁	馬彭年	河上肇	葉作舟	伊里基	李競仲	王仲鳴	梅爾丁	李季	高希聖	唐鳴時

平凡叢書

第一輯共十册
每册實價三角
合購二元五角
附送錦匣一只

- | | |
|--------------|------|
| 世界經濟論 | 高希聖譯 |
| 中國資本主義史 | 郭真著 |
| 蘇俄憲法與婦女 | 陸宗贊譯 |
| 中國農民問題論 | 郭真著 |
| 科學的社會主義 | 高希聖譯 |
| 唯物史觀ABC | 劉毅志著 |
| 資本主義批判 | 高希聖譯 |
| 中國社會思想史 | 郭真著 |
| 俄國革命與農民 | 高希聖譯 |
| 世界資本主義國之反俄戰線 | 吳仁德著 |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實價大洋四角

原著者

薩可夫斯基

譯者

唐仁

發行者

平凡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初版



